

拱墅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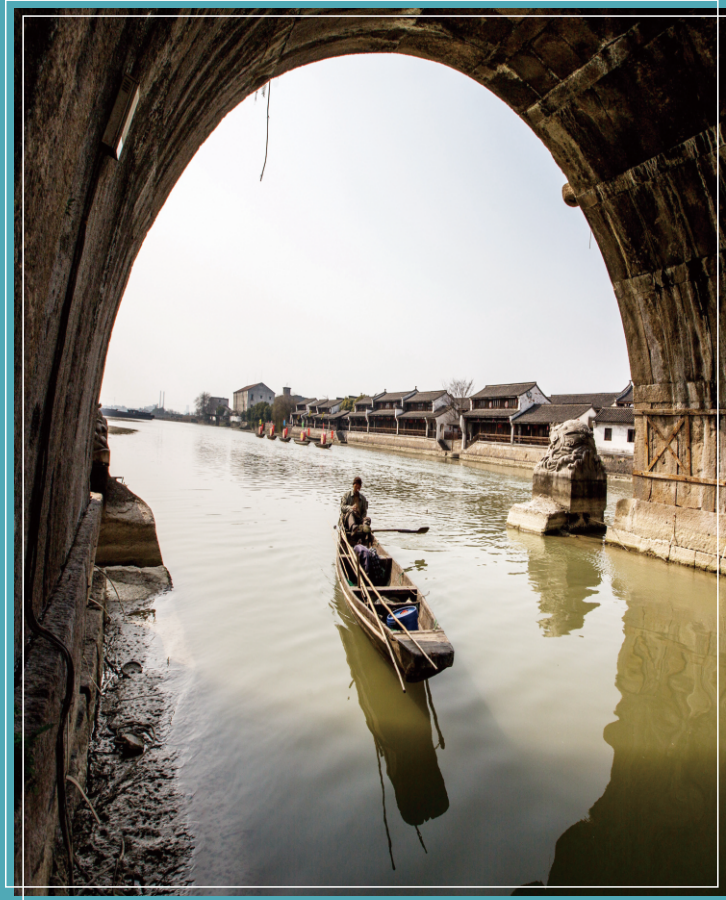
大运河

文化研究

2018 / 03
总第3期
季刊

G O N G S H U Q U D A Y U N H E W E N H U A Y U A N J I U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 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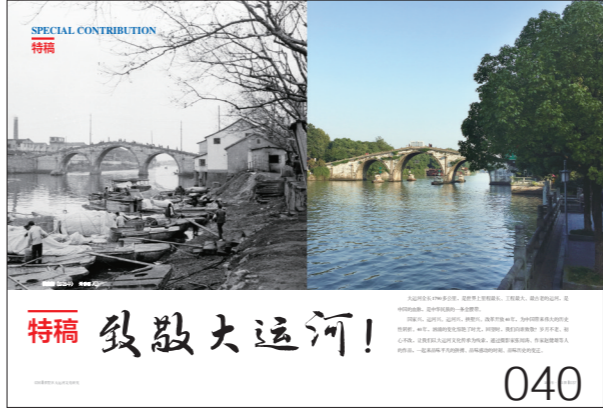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一周年记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清代京杭大运河

特稿：致敬大运河！

安峰和他的运河学舍





主管：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主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编委会主任：陈宁
 编委会副主任：汪小含 陈展
 编委：何国华 叶艳萍 周佳
 孙辰霏 许赟 兰甜
 孙昌建 李利忠

顾问：洪永跃 钟丽萍
 主编：陈宁
 责编：叶艳萍 周佳
 执行：毛江良 蔡庆有 张丽萍
 设计：杭州润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1号
 邮编：310015
 投稿邮箱：dyhbwg@163.com
 电话：0571-88162068

因种种原因，本刊无法联络到部分图文作者，恭请您见刊后与我们联系，以便奉寄稿酬与样刊。

Contents

目录

2018年第3期 总第3期

大运河拱墅段文化带建设

- 02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一周年记
- 12 大运河（拱墅段）文化带建设记

大运河研究

- 22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清代京杭大运河 / 胡梦飞
- 28 运河南端的河埠与码头 / 曹晓波
- 35 运河文物征集札记（二） / 周新华

大运河故事

- 40 特稿：致敬大运河！
 壹|运河的时空 / 王芯克
 贰|时光的标本 / 张闻涛
 叁|远行的河 / 李郁葱
- 50 安峰和他的运河学舍 / 孙昌建
- 57 运河与桥两记 / 赵健雄

大运河来风

- 61 北京大运河主题邮局正式开业
- 62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三个分院相继揭牌
- 63 专家献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 63 大型舞剧《遇见大运河》在巴拿马上演
- 64 黄浦江畔开启“一条大河”的盛宴

安峰和他的运河学舍

孙昌建

- 64 “千年韵·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落幕
- 65 杭州推出“大运河智能机器人”
- 65 大运河作纽带 济宁杭州共商合作事宜
- 66 京杭大运河纯电动运输船合作协议在常州签署
- 66 “中国大运河与老字号”高峰论坛在南京举办
- 67 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成立
- 67 大运河文化带地方戏晋京展演惠山专场在京举办

征稿启事

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本刊以还原大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为宗旨，现向市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公开征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主题文章；或文脉研保或经世致用的论文、或助力文旅发展或讲述沿岸智慧的故事。体裁、篇幅不限，一经采用，诚奉薄酬。
 投稿邮箱：dyhwhjy@163.com

致敬身边这条河

江 良 / 文

那时候，门外的大运河里，总会有货船鸣着长长的笛声，“突突突”地冒着烟驶过戏水的伙伴；那时候，岸边的一家地方国营厂叫红雷，寓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雷，其实它是一家丝织厂，更应该叫红蕾；那时候，去外婆家小船儿最方便，一直想着武林门码头啥时候建成；那时候，爸爸用二八大杠的凤凰自行车，载着妈妈去桥东的“大众电影院”……岁月如诗如歌、如梦如画，40年过去了，汹涌的变迁惊艳了时光，素色的城市焕发出妖娆。

身边这条河，就像我们的脐带，在这40年里，载着生活，延绵民俗，流淌不息的岁月，串起年代的画卷。多少兴衰，在她的清流里切换；多少烟雨，在她的胸波里变幻。今天，让我们一起，致敬我们的母亲——大运河！

把时间点拖到1978、1988、1998、2008年，面对着已经奏响的精彩乐章，著名摄影家王芯克、张闻涛，作家李郁葱用相机和文字，共谱“致敬大运河”，让我们品味时间的积淀、时代的变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西方人的目光，对大清盛世时的中国社会作了具体入微的观察，胡梦飞博士从书中切出小视角，分析当年的大运河畔风土人情。杭州地方文化的老行家曹晓波细数运河南端的河埠与码头，它们更像是运河的脚注，无声地阐释着运河两岸的历史沧桑。

“杭州能起点文化风浪的人都在运河边驻守呢”，人人晓得的阿六头，在运河边安了家，叫运河学舍，著名作家孙昌建记述他热衷于创作运河微剧，其中情怀让人动容。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老馆长周新华教授再次娓娓而道当年的文物征集故事，文史渊博，乾坤悠长。作家赵健雄的拱宸桥两记，时隔十余年，让人玩味新与旧的感触。本期杂志出版时，恰逢我们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所以做了一个小小的回顾，以吾生之须臾，歌运河之无穷。

熟悉的突突声响起，我们航行在大运河之上，更航行在新时代的大潮上，拱墅，正深情地追溯往事，坚定地驶向未来。

大运河拱墅段 文化带建设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成立一周年记

大运河（拱墅段）文化带建设记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暨“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成立一周年记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认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指明了方向。为了进一步挖掘、保护、记录、传承、发扬大运河历史文化，为“运河沿岸名区”建设注入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部署，以及拱墅区第七次党代会确立的战略目标，拱墅区委七届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2018年1月18日，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顺利成立，自成立以来，研究院紧紧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拱墅区运河沿岸名区建设目标，开展大运河研究工作。不经意间，一年时光已匆匆走过，再过几日就是研究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为庆祝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本刊特别推出“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一周年记”专栏，回顾和展示研究院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果。



合作
与交流

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大运河沿岸区县合作论坛

2018年5月5日，在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的倡议和推动下，拱墅区召开了首届中国大运河沿岸区县合作论坛，120位来自大运河沿岸六省二市的区县、研究机构代表齐聚拱墅，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展规划研究、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利用、大运河沿岸区县在运河保护与开发实践方面的联动和合作等主题展开了交流和探讨，共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发展大计，并且达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区县合作杭州共识。



开展大运河沿线考察、交流活动



2018年5月，研究院工作人员前往山东聊城大学参加第五届运河论坛，与来自全国多地的水利、大运河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社的领导、专家共同探讨文化视野下的大运河。

7月上旬，研究院对江苏省邳州市、淮阴区、清江浦区等地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实地考察了中运河、里运河、清口枢纽等大运河重要世界文化遗产点段。学习了邳州市和淮阴区在大运河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方面独特的经验。



12月研究院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共话“聚焦大运河产业发展新机遇”。

调研 与推进

研究院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运河沿岸名区建设和大城北开发过程中提出建议，2018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是研究院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亮点。

围绕拱墅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开展多次调研活动



在过去一年，研究院开展了十多次调研走访活动，先后赴杭州市规划局拱墅分局、拱墅区住建局、区发改局、皋亭文化研究会、杭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杭州市市区河道整治建设中心、杭州市大城北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开展调研活动，并实地察看了运河中央公园、运河艺术中心等在建文化带项目施工现场，踏勘了环半山区域，研究大城北规划、大运河新城建设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结合问题。还走访了杭州市公交集团和市地铁集团，积极推动大运河核心景区周边公交站和地铁5号线部分站名更名工作。

构建大运河景区， 推动公交站、地铁站更名工作

研究院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分析后，在拱墅区委、拱墅区政府的支持下，在杭州市公交集团、杭州市地铁集团等单位的积极推进下，2018年6月1日起，位于大运河景区拱墅段的公交“上塘路衢州街口站”正式更名为“大运河东站”；11月8日，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地铁5号线一期、二期工程车站站名命名的批复》中，将地铁5号线原初名为“巨州路站”定名为“大运河”站。这样，杭州市区大运河沿岸有了“大运河”地铁、公交站点，使国内外游客能便捷地进入大运河景区。



构建大运河品牌， 推进地标性文化设施项目和品牌 文体活动冠名工作

研究院对拱墅区部分以“运河”命名的地标性文化设施项目、企业、地名等开展了调研。结合运河沿岸名区建设和大城北规划建设要求，向拱墅区委、拱墅区政府提出建议：在拱墅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积极构建“大运河”品牌，对部分地标性文化设施项目以“大运河”冠名、定名、更名。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对此作出明确批示，区政府协调推进，有关部门正在采纳、落实。

促进半山文化与大运河文化联动

处于杭州城北的半山区域坐拥大运河杭州塘与上塘河两条世界遗产河道，是非常珍贵的大运河山水资源。经过反复实地踏勘、分析，研究院对正在进行的环半山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五点建议，即保护好大运河，环半山城市设计要显山露水；建设好大运河新城；建设好金昌路与沈半路、天祥大道交叉口的运河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好中国大运河——环半山遗产绿道，打造10公里环半山绿道圈；建设好4A级半山风景区。部分建议已被规划部门采纳。



编制简报和提交专报，推进运河沿岸名区建设

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共编制了10期简报，向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报送4份大运河研究专报，向杭州市公交集团报送1份关于大运河站名设置专报，为运河沿岸名区建设出谋划策。

配合市、区相关部门做好运河研究工作

2018年，研究院做好《城北地区半山文化与运河文化联动专项研究项目》和《杭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等工作。多次参加市、区级大运河相关工作会议，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出版《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



研究院通过出版《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杂志、开设大运河专题讲座、发送简报、建设网站等形式，宣传与展示拱墅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和大运河研究成果。

研究院联合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对《运河南端》杂志进行了改版，2018年5月出版了首期《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杂志。今年已出版两期。



积极宣传大运河

研究院顾问洪永跃以《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新城，积极推进大城北规划与建设，为建设世界名城添彩》为主题，先后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杭州市城建大讲堂、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余杭区大运河文化带专题协商会、拱墅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杭州市委党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等作了九次专题主讲，积极宣传大运河文化，并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城北规划及建设工作提出构想和建议。

开展「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活动

研究院与拱墅区社科联、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共同开展“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活动，截至2018年11月1日，历时7个月，在全省范围内共征集到各类稿件（文档、图片、视频）494篇，其中浙江地区共计328篇：包含嘉兴地区30篇、宁波地区44篇、桐乡地区22篇、湖州地区24篇、绍兴地区118篇、杭州地区90篇（拱墅区60篇）。筛选后向省社科联报送400余篇。

建设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网站

研究院积极建设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网站，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力量，宣传与展示拱墅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和大运河研究成果，并提供拱墅区文化地图导览、运河文献数据在线阅读和下载等服务。

逐步建立大运河文献资料库

研究院通过线下渠道收集、整理与运河相关的文献、书籍、杂志、报刊等资料，另外还通过网络渠道收集运河古籍、运河照片、运河视频等电子资料，逐步建立大运河文献资料库，2018年累计收集一百余本与运河相关的纸质书籍、电子书。

规划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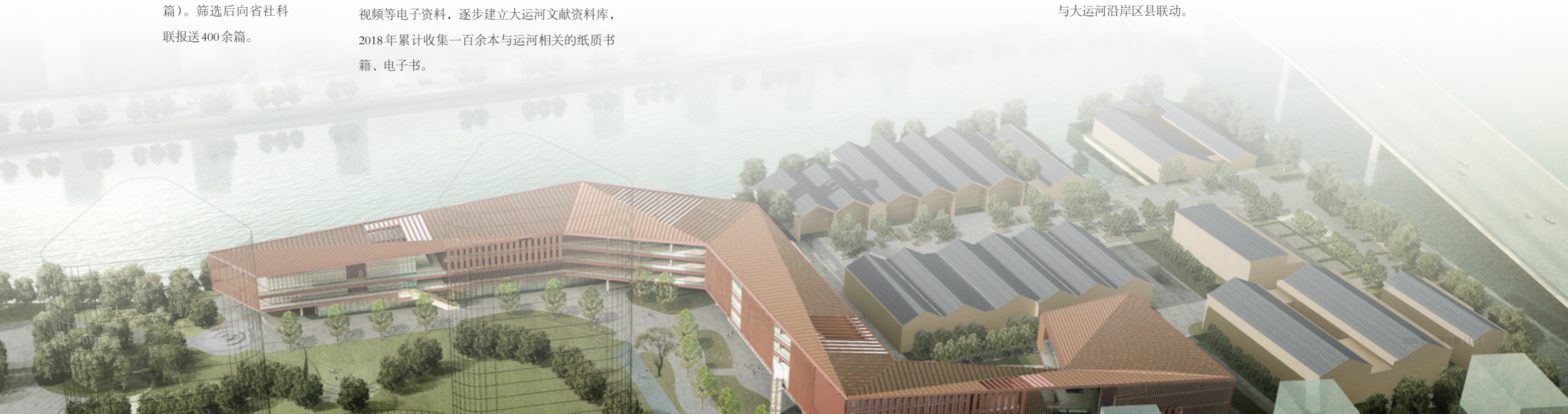
2019年，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将继续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围绕拱墅区运河沿岸名区建设、围绕大城北规划与建设、围绕大运河文化、旅游的发展，开展大运河调研工作。

根据拱墅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特点，研究运用好大运河杭州塘、大运河故道上塘河和半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宝贵文化资源，关注和参与推进大城北规划与建设，为建设好大运河新城，加强大城北规划与建设，推进运河沿岸名区建设建言献策。

收集大运河拱墅段资料并建立资料库。逐步整合大运河拱墅段现有的资源，收集整理关于大运河拱墅段的河道、水利、运河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资料以及拱墅区运河研究成果，建立大运河拱墅段资料库。

出版《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丛书》、《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杂志，编制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简报和专报。

开设大运河专题知识讲座，开展大运河主题活动，弘扬大运河文化，普及大运河知识。开展大运河沿线城市考察活动，加强与大运河沿岸区县联动。





大运河(拱墅段)文化带建设记

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 编选

运河畔这条500年历史街区要蜕变了!
祥符全域清零,未来这里将这样打造……



10月30日,随着最后一户居民搬迁拆房,祥符街道完成今年征迁任务,共征迁居民175户,征迁企业78家,实现全域范围内拆迁拆房双清零。

未来,祥符桥历史风貌街区将按照“保护性开发,传承历史文化”的理念进行开发,保留祥符桥及原街巷尺度和原建筑风貌肌理,保留文化底蕴,同时将建设小学、幼儿园、养老院等配套设施,这个老街区将成为一条集文化、休闲、美食为一体的具有杭州市井韵味的开放式生活街区,让百年老街在留住乡愁中重焕生机。

——据《今日拱墅》

知名网络作家走进拱墅共话运河文化



11月2日,酒徒、夜摩、华表、少羽等十余位知名网络作家走进拱墅,探访运河风采。

网络作家一行先实地参观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随后,举行了一场关于运河文化的创作座谈会。市网信办副主任徐建华说,“发起这个活动,是希望发挥年轻网络作家的力量,挖掘城市记忆,讲好杭州故事。”

据了解,此次关于运河文化题材的创作活动,是“城市记忆”杭州历史文化网络作家创作工程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今年启动的是该工程的第一季,将围绕大运河等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开展网络文学创作。计划到明年3月,完成累计30万字的网络文学中短篇小说。

此前,全国知名网络作家“三剑客”——天蚕土豆、梦入神机、烽火戏诸侯相继入驻桥西历史街区成立工作室。在此基础上,拱墅将着力打造网络文学创作交流集聚地,开创网络文学的运河时代。

——据《今日拱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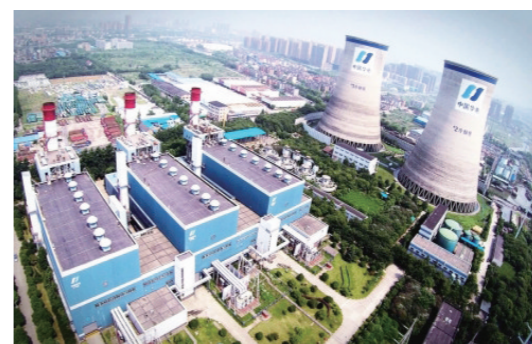
环境,最终得利的是拱墅的老百姓。半山电厂去工业化改造会在拱墅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拱墅区将以此次改造为契机,全力以赴推进大城北建设,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贡献拱墅的力量。

——据凤凰网浙江综合

杭州拱墅推进大城北建设,
5座“大烟囱”将退出历史舞台

杭州城北拱康路上,有5座杭州人熟悉的“大烟囱”,这是半山电厂的冷却塔,百米高的庞然大物与周边的城市景观有些格格不入。从11月7日开始,这些冷却塔将进入倒计时模式,杭州亚运会前,它们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11月7日,拱墅区人民政府、杭州市运河集团、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启动半山电厂去工业化改造工程。



杭州市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说,改造完成之后,一座绿化、美化、净化的全新的电厂将展现在市民面前,也将极大地改善周边的城市

第六届大运河·湖墅婚典甜蜜举行



11月9日,2018大运河·湖墅婚典在富义仓举行,10对新人以一场极具江南意味的中式婚礼开启人生的幸福时光。新人们在古朴的富义仓内举行婚典主仪式,包括踩笏、拜堂、揭盖头、证婚、签婚书、画眉、敬茶、赠礼、发喜糖等。婚典结束后,新人们沿运河游步道行至大兜路街区,喻意行运。最后新人们走进香积寺,监院衍空法师主持祈福仪式,为新人们讲解“调和人生百味”的意义,告诉大家如何用佛法智慧经营好爱情、家庭。

——据凤凰网浙江综合

打造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拱墅样板



11月11日下午，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陈际瓦率调研组一行到拱墅区调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浙江省政协相关领导，拱墅区政协副主席钟黎明陪同。

调研组一行首先乘坐漕舫船，沿着运河拱墅段查看航运现状、水体水质管控情况及两岸景观设施建设等，随后实地走访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深入了解拱墅区在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大运河文化内涵挖掘研究以及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调研中，刘佳义对拱墅区高度重视挖掘运河文化、悉心保护运河文化、生动传承运河文化的具体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希望拱墅能继续彰显大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挖掘大运河文化带的丰富内涵，为全国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提供创新模式和示范样板。

——据《今日拱墅》

“智汇运河”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接会在拱墅举行



11月12日上午，2018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拱墅分会场——“智汇运河”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接会在杭州国际人才创业创新园（拱墅园区）举行。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致辞，区领导章燕、虞文娟、杨涤、王宏、沈燕翔及海外人才代表、辖区重点企业和人才代表、风投和金融机构代表等近300人出席。会前，与会嘉宾还亲身领略了大运河拱墅段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实地考察了拱墅优良的投资发展环境。

——据凤凰网浙江综合

承载千年文化 “墅说”阅读之美

11月16日下午，以“承载千年文化·‘墅说’阅读之美”为主题的“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18城阅读接力”杭州站活动在我区图书馆启动。来自运河两端北京、杭州的嘉宾与近百名市民齐聚一堂，通过大运河主题朗诵、大

运河文化讲座等形式，共读运河诗篇、共赏运河之美，为大运河主题阅读“接力”。

活动中，原拱墅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顾问洪永跃受邀作了《构建大运河文化带》专题讲座，分享自己在研究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中的所感所悟。除了声情并茂的诗歌诵读外，“阿六头”安峰老师和他的微剧社团队还带来了新编微剧《光阴的回声》，演绎百年老厂华丰精神，让运河文化与阅读相结合的推广活动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有趣。



此次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发起，选择在拱墅开展接力活动别有深意。拱墅地处运河南端，是大运河杭州段运河古迹保存最完整、文化底蕴最深厚的一段，2017年以来新建成8家运河书房、16家社区文化家园，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活动现场，两地代表还互赠礼物，被称为杭州南宋版《清明上河图》的《十里银湖墅》长卷和《通州区历史文化丛书》见证了运河两端一家亲的深情厚谊。

——据《今日拱墅》

来运河边共享人文社科大餐

11月16日下午，由杭州市社科联、拱墅区委宣传部指导，拱墅区社科联主办，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协办的拱墅区2018年社会科学普及周拉开了序幕。



据悉，本次社会科学普及周是区社科联成立后举办的首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未来的一周时间内，拱墅区的社科基地将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如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指尖走运河”和“运河好奇实验室”、区图书馆的“18城市大运河阅读计划杭州站活动”、韵和书院的“非遗小课堂”、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的“改革开放40年古董相机成果展”等，让社科普及能够走进百姓、融入群众，丰富拱墅人的文化生活。

——据《今日拱墅》

大运河博物馆火柴火花展 展出的是满满的回忆

从11月17日到23日，位于杭州城北运河广场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很怀

旧的展览——“喜迎改革开放40周年，火花收藏暨中国火柴工业发展历程和艺术火柴展”。



展览上展陈了从清代开始的精美火花、民国的月历牌美女火花，还有让杭州六七十岁的老人们记忆深刻的老西湖十景火花。当年在浙江省内，宁波、温州、丽水遂昌等地都有过火柴厂，这些厂生产的火花也都有展现。

——据浙江在线

城北到城西，开车最快5分钟！

明年6月，大运河杭州段首条隧道将贯通

11月19日，盾构机“运河先锋号”顺利抵达接收井，香积寺路西延工程东段盾构隧道实现洞通，这也标志着香积寺路西延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根据施工进度，预计到明年6月，香积寺路西延工程将实现盾构隧道全线洞通，今后从城北到城西，开车最快只要5分钟。

香积寺路西延（莫干山路西侧—上塘路东侧）工程东起上塘路东侧，西至已建余杭塘路，

位于德胜路及大关路之间，规划为杭州主城区东西向跨越京杭运河的主要通道之一。全长近2.65公里，其中下穿运河隧道长度约2.3公里。



香积寺路西延工程东段洞通之后，西段盾构正在全力推进中。盾构机“运河开拓号”目前已经拼装调试完成，即将始发。香积寺路西延工程西段盾构隧道自东向西将下穿京杭运河、湖墅南路、莫干山路，全长约880米，预计明年6月完工，届时香积寺路西延工程将实现盾构隧道全线洞通。

——据《今日拱墅》

拱墅区人大常委会

视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情况



11月22日，拱墅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

大代表视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情况。拱墅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才敏，副主任卢建标、徐美娟、丁智明、韩峻参加，拱墅区政府副区长王书评陪同。

视察组实地察看了运河中央公园、运河文化艺术中心（含烟囱广场）建设项目，随后召开汇报审议会，听取并审议相关工作情况。视察组认为，今年以来，区政府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总纲，集中建设硬件设施，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着力加强文化活动和文化阵地建设，为打造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先行示范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视察组表示满意。

吴才敏指出，运河是拱墅的根和魂，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事关拱墅发展的未来，拱墅区坚持“文化引领”战略，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值得充分肯定。

——据《今日拱墅》

拱墅区成功出让运河新城三宗地块



11月26日，在杭州主城区土地市场空窗3个月之后，拱墅区成功出让运河新城三宗地块，总价为52.32亿元。

据悉，本次出让的两宗住宅地块位于运河新

城运河湾核心区域，均紧邻京杭大运河，是运河湾区域首次宅地出让，开启了运河湾开发建设的新时代。运河湾区块东至上塘路，南至石祥路，西至通益路（巨州路），北至河道，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13公顷，将打造集文化、商贸、娱乐、居住功能于一体的运河新城南部副中心，形成“一核、一岛、两港、两片区”的规划结构。

——据《今日拱墅》

海内外专家点赞大运河文化带 文化遗产创新设计工作坊



11月26日，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研讨会暨设计智造国际工作坊成果联展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和杭州市拱墅区委、区政府主办。海内外文创领域、设计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的举办，共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据《中国文化报》

想去看粉色花雨吗？

明年春天，下塘河畔与你相约！

11月29日，我区下塘河三期河道综保工程全面完工，随着粉色的种子撒下土壤，待到来年春天，“一瓣桃花一瓣樱”的粉色情怀，就能梦想成真哦。

今年，区城管局开展下塘河三期河道综保工程，东起上塘河，西至沈半路桥梁，全长约610米。作为精品河道项目，该工程历时一年时间，通过河道清淤及拓宽，将原宽度10米的河道拓宽成20米。

园路采用彩色透水混凝土形式，加大雨水渗透量，经过生态排水沟净化之后的雨水一部分用于绿色灌溉，一部分经过渗透补给地下水，多余的部分就近通过市政管网排进河流。



同时采用生态驳坎，并种植水生植物对水质进行净化；还在沈半路至临丁路段两岸种植了200株桃树，在临丁路至上塘路种植了160株樱花树，建成后的下塘河三期会更加明艳动人。

——据《今日拱墅》

第五届中国大运河庙会

“漫步生活市集”开逛



第五届中国大运河庙会精彩不断，11月30日至12月2日的“漫步生活市集”开逛，“市集”在大兜路、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及运河天地分别开设三大主题：创客好物、运河匠心、后备箱集市，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据《杭州日报》

12月运河新增一个巨型“仪表盘”！

从祥符街道汽车互联网小镇传来好消息，位于小镇内的万科汽车互联网核心产业园（运河万科中心）创新体验中心于12月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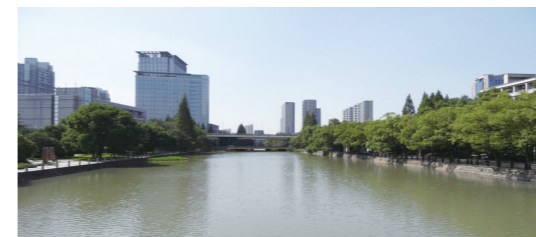
据悉，该体验中心地上、地下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投入约5000余万元打造。整个建筑

造型酷似汽车仪表盘，外表盘着螺旋状车道，车子可以由地面直接开至屋顶，未来这里将成为杭州中心城区难得一见的汽车发布秀场。

现在，居民们可以在家门口逛逛杭州市首个汽车主题复合体，就近感受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全新汽车消费升级体验。

——据《今日拱墅》

加快推进上塘河水运动小镇建设



12月12日上午，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专题听取上塘河水运动小镇推进情况和设计方案，部署下一步工作。副区长余荣升参加。

上塘河古称秦河，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我区范围内的一段西至湖州街、东到临丁路段，长约5公里，连通运河和半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结合拱墅区域特点，拱墅区以高端、精致、开放、共享为项目定位，坚持一流标准，用好资源禀赋，着力打造上塘河水运动小镇，进一步改善沿河沿路环境，推动治水成果展示和惠民，推动业态差异化发展。该小镇建设主要涉及上塘街道、半山街道和拱宸桥指挥部三家单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中。

朱建明在听取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坚持

“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原则，整合各方资源，统筹业态定位，三家实施单位要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各有关单位要全力以赴服务保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上塘河水运动小镇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据《今日拱墅》

邵逸夫医院大运河分院落地拱墅

12月12日上午，拱墅区政府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合作建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大运河分院。签约仪式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拱墅区委书记朱建明分别致辞，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浙大城市学院院长韦巍、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建华、杭州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滕建荣等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区领导章燕、吴才敏、周志辉、王书评出席。



双方表示，将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上，建立长期的、更深入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通过该项目建设，将带动康桥健康产业园

整体发展，推动高端特色诊疗、医学检验检测、健康管理、移动医疗、大健康公共平台等产业在园区集聚。

——据《今日拱墅》

运河工业设计小镇建设步伐加快 两宗创新型产业用地项目开工



12月14日上午，运河工业设计小镇两大核心项目正式开工，小镇开发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

据了解，两个项目均位于工业设计小镇核心区块，紧邻正在建设中的地铁5号线巨州路站，交通极为便利。

其中，杭政工出[2018]16号地块创新型产业用房项目位于小镇乐富设计园内，占地面积15.64亩，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投资主体为浙江康达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总投资约2.7亿元。项目在泰普森集团已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的基础上，打造以设计、研发、检测、展示、培训为核心的设计园区，建成后将重点引进工业设计、文化创意、智慧经济三大产业，打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都市产业创新创业园。

另一项目杭政工出[2018]17号创新型产

业用房项目位于小镇LOFT49园区内，占地面积23.8亩，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投资主体为杭州工万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投资约4.7亿元。建成后，将打造以工业设计全价值链为主导，以文化创意、创新平台和消费品产业为重点，以创投、融资、培训、法律咨询等多维产业配套服务为支撑的产业园区。

——据《今日拱墅》

运河东岸景观带样板段全面开工



据悉，运河东岸景观带样板段（康桥路—宣杭铁路）已开工建设，绿化景观部分预计2019年上半年完工。

样板段的位置在康桥街道下塘以西、昌运桥以北。这个区域，名气响当当的就是原来的义桥码头，它曾是杭州城北粮、盐、丝、茶等的重要货运码头及客运集散地。

样板段有630米长，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打造绿化景观部分，第二阶段打造运河民俗文化街区。

绿化景观部分目前已率先开工，预计2019年上半年完工。

——据《钱江晚报》

大运河研究

DA YUN HE
YAN JIU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清代京杭大运河
运河南端的河埠与码头
运河文物征集札记（二）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清代京杭大运河

胡梦飞 / 文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为英国人乔治·斯当东所撰写的旅行日记，主要记载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始末。马戛尔尼使团是到访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是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记载此次出使经过的主要有《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三本书，其中以《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记载最为生动、详细。

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英国探险家、植物学家，受雇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出生在爱尔兰的戈尔韦郡。后在法国图卢兹的教会学校就读，并于175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就读于法国蒙彼利埃医药学校。1790年获得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787年2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1793年，斯当东作为英国使团的副使（正使为乔治·马戛尔尼），以庆贺清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斯当东将沿途的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下来，

作者简介：胡梦飞，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写成《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该书以西方人的目光，对大清帝国盛世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了面面俱到、具体入微的观察，出版后轰动世界，从此成为西方汉学家论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最权威的资源 and 依据，对我们了解18世纪末期整个世界的经济人文状况，并在此背景之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地位都大有裨益。

1/

英国使团往返途中，先后两次经过京杭大运河。去程时，取道海上到达大沽后，沿河而上，到天津停留。8月11日，继续从天津三岔口乘船，16日在通州北关闸上岸，前往北京。回程时，从北京返回，10月8日在通州北关闸上船，11月9日抵达杭州。《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留下了大量有关京杭大运河沿岸城镇、民风民俗、水利设施和名胜古迹的记载。

临清舍利塔位于城北卫运河东岸，为仿木结构楼阁的砖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塔平面呈八角形，共九层，远眺雄浑高峻，巍峨壮观。《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10月22日船抵临清州。临清州外有一九层宝塔。中国人喜欢在多山地带建塔。这个高大建筑一般总是建在山顶上。整个高度是塔底直径的四倍到五倍。一般总是单数，五层、七层或九层，越到上层越小，塔底面积最大。”“临清州的塔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建在平地，这在中国是少有的。可能运河是从这里开始挖的，也或者是挖到这里为止。从塔的建筑位置来看，它不是作为守望楼用的，大概为的是纪念这个有实用的天才工程的开工或完工。”

水闸是调节水位以供船只通行的设施。当



时的京杭大运河沿线遍布各种水闸，英国来华使团也注意到了运河沿岸的这种水闸。《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御河和运河两个河床之间汇流的地方，为了减低御河的水流入运河速度过猛，当中挖深三十尺。御河的水倾入运河之后，为了防止水流太急，又在运河上认为需要的地方安了几道水闸，有的相距不到一里，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运河水闸没有高低水门。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不需要很多费用。它只是几块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桥砧或石堤的两边沟槽里，当中留出开口，足够大船航行。因为水位不平，运河航线上有些水闸主要是为了调节水量。船只通过水闸时必须具有相当技巧。一个水手拿着一个大浆站在船头指挥，船上客人俱都站在船旁护板两边。护板是用兽皮做的，当中塞进头发，避免船只碰到石头上的

震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还记载了运河水闸的具体操作情况：“水闸只在每天固定时间开，聚集的船只通过时须交一点通行税，这项通行税专门用在修理水闸和河堤。每次开闸所消耗的水量不大，水位只下降几寸，很快可以从同运河合流的水道中补充过来。在水流急、水闸与水闸距离大的地方，开闸的时候，水位可能降低一二尺深。运河是沿着旧河道挖的，因此它的深度不一致，河道弯曲，河面宽。再往南走，两岸地带通过水门沟适当调节倾入或放出运河的水，使其不太大也不过小，水闸的需要就不大了，一般一天航行经过不到六个以上水闸。”

明朝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采用白英老人“南旺导汶”的方法，在山东东平戴村坝筑土坝“五里十三步”，将大汶河水拦截南趋，使汶水流入南旺湖，充分利用南旺湖这一南北水脊的有利地势，把汶水分成两道，十之六向北流入临清，十之四南流泗水，使南北运河畅通无阻，提高了水运能力。《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亦做了详细记载：“10月25日，船抵运河的最高部分，是运河全长的五分之二。汶河的水在这里流入运河，汶河河道和运河成直角交叉，是供给运河水源的最大一条河。两条河汇流的地方，水流很急，在这里，运河的西岸建了一个坚固的石堡。汶河的水以很强的力量向石堡冲击，从此分开，一条向南流，一条向北流。有一个未经解释的说法：在这里抛一束棍棒在水面上，棍棒也随着水流分成南北两个方向，这

确是一种奇异的现象。”

为增加船只航行的速度，运河沿岸存在大量拉纤的纤夫，他们大都由官府征发当地的百姓服役，虽然从事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只付给他们很少的报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记载了这些纤夫的悲惨生活：“这里水流的方向是东北，船是逆水行舟，走得非常慢。使节团人员有充足时间上岸游览。我们看到中国官员强迫附近居民来作拉船纤夫，但给他们很少报酬。这些纤夫每天所赚的钱还不够他们一天吃的，因此他们遇到机会就会逃走。有的时候夜里逃走了一些人，但又有一些新人换上。有一个监督人员，手里拿着一根鞭子，在纤夫后面来回走，喊他们加快拉并防止他们逃走，情况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监工完全相似。”



2/

京杭大运河在促进沿岸城市发展的同时，对运河沿线区域的民风民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民俗，英国来华使团对此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10月18日船到达山东省境，北直隶省的招待人员在这里换上了山东省的，当天下午路过了两个城，在每个城前都停泊了许多船，今天是中国月份的十五，沿路居民整夜不停地举行宗教仪式，爆竹声、锣鼓声、烧香拜神等等从午夜起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还详细记载了微山湖渔民的捕鱼风俗：“从高地上，早晨看微山湖边上的木头房子、后面的塔和湖面上来往交错用竿子、用桨或用帆驾驶的形形色色的船只，风景非常有趣。湖边居民主要以打鱼为生。打鱼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是用网捉鱼。在这里看到一种新奇捉鱼方法，在船的一边按上一个漆成白色的木板，与船成四十五度的角度，向水中倾斜，在明月之夜，月光射在这块白漆板上反映在水面，好似水的波动。鱼以为是食料，纷纷往木板上跳，渔民用绳把木



板拉上来把鱼扔在船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还介绍了微山湖当地居民捕捉水禽的方法：“微山湖居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捉捕水禽的方法。他们事前把一个空瓶子或一个葫芦放在水面上漂，让水禽逐渐同这个东西熟悉，然后人就跋涉到水里去，把空瓶或葫芦戴在头

上，走近水禽，水禽已经看惯了这个东西不再怕了，等人走到跟前还不飞跑，于是很快被人捉到。捉到以后，他立刻把水禽抓到水面下，不叫它发出怪声来惊动其余的同类，他这样一次可以装满一袋子这种鸟。”

在京杭大运河尤其是在靠近黄河的河段上航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当时的船工和水手大都有祭祀河神的习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使节团船只穿过黄河的地方水流很急，为了保证行船的安全，来往船只都在这里祭供河神。使节船长在一群水手包围之中，手里拿一只公鸡，走到前甲板，把鸡头割下抛到水里，然后用鸡血滴在船的甲板、桅杆、锚和房舱门口并在上面插上几根鸡毛，船头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摆成单行，前面又摆上酒、茶、油、盐各一杯。船长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两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祷告神灵。水手们同时大声敲锣、放鞭炮、烧纸烧香，船长在船头奠酒，依次把酒、茶、油、盐等一一抛到河里。仪礼完毕之后，水手们围坐在甲板上，把祭神的肉食拿来，大家痛快地吃一顿。等到船只平安渡过对岸，船长还要出来在原处磕三个头答谢河神。上述的祷告仪礼是在经过险地或遇到逆风的时候祈祷神灵用的。除此之外，中国船上还在房舱左边设立一个祭坛，每天都要进行上供和祷告。前甲板上敬神的地方，船上人员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在那里来回乱走。”

3/

明清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城市是当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乔治·斯当东在其《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载了苏州府城的繁荣景象：“船只经过苏州府郊区。同威尼斯相似，苏州府街道被运河的一些支流隔开，每一个支流上面有一座漂亮石桥。使节船只在苏州郊外航行了将近三小时才到达苏州府城墙，附近河边停了非常多的船，在一个造船船坞中有十六只二百吨重的船在制造，运河穿过城墙下的几个桥洞，情景近似巴达维亚城。苏州府是一个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城内房子大部分建筑都装饰得很好。这里人民大多数穿丝质衣服，样子显得非常愉快，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繁荣气象。”



江南地区水网纵横、河道密布，为便于往来，当地民众在运河两岸修建了众多桥梁。英国来华使团对江南运河两岸的桥梁印象深刻，对此也做了详细描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江南省内的运河道上修建了许多坚固的永久的桥梁。有些是红色花岗石桥，这种花岗石里包含着大量长石。有些是粗的灰色大理石桥，有些桥的桥拱是半圆形，有些是椭圆形，椭圆顶在桥拱顶端。有些是马蹄形，桥拱顶上最宽。桥拱上的石头都不是方形的，桥拱顶上留出一块三角空地，里面由一块拱心石恰好填满。所有桥拱上的石块都是按照一定弧度拼凑建成的，做得恰巧合适。”

运河上的船只如何过桥，英国使团对此观察得也颇为仔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船过桥的时候须把坚固的单桅杆取下。有些船是双桅杆，桅杆顶结在一起，桅杆脚分开，一在船头一在船尾，好似等腰三角形的两个边。这种桅杆系由两个铁栓穿过桅杆脚安在船两边木头雕记得的凹槽里，这种桅杆很容易取下来过桥。有些桥的桥拱很高，不用下帆也可以过桥。这里附近两岸的村镇连续不断，需要桥梁来维持往来交通。这些桥的桥拱的高度，以及桥面上的阶梯使手推车无法通过。此地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大部分用船，手推车的



用处很少，在运河和运河的一个支流之间的一个桥下有一条通路，便利步行人和曳船的人。”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民风民俗、水利设施和名胜古迹给英国使团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使带着新奇的眼光审视京杭大运河，他们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便于我们加深对京杭大运河的了解、研究，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也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本文插图除第一张外，均来自《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9年法译本。



运河南端的河埠与码头

曹晓波 / 文

从中古农耕社会的“士农工商”，到近代工商社会崛起，都离不开“水”。也就是说，以水运为主的商品流通，最终促成了商业都市的“水到渠成”。“商埠”一词，也说明，“埠”，即最初的河埠与后来的码头，就是都市之“父”。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给予杭城的商业兴起，也是如此。

当然，也有人认为杭城兴起在先，运河开挖在后。要说明的是，“上八府”（旧时钱塘江上游的八个府辖：宁、绍、金、衢、严、温、台、处），对于杭城的商业都市形成，并不能“足以支撑”。在隋朝（581-618）之前，现在的杭地分别属于会稽郡与吴郡的一个钱塘县，村落也分散在西部山地。

尽管南宋的《梦粱录》说“浙江（钱塘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两三百人”。但港口在哪？《梦粱录》语焉不详。有学者认为，此港应在东离

临安城（杭州）约一百三十里的澉浦镇^[1]。随着变迁，江水泥沙淤积，澉浦港不再。以致明清时期，南来杭城的广货（也称“洋货”），主要经海路至上海，再经运河到杭州。

当然，这并不是说钱塘江水系对杭城经济的次要，但从历史上看，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东南第一州”，除了历史文化，从商品“给予”的角度来说，“三下府”（杭、嘉、湖）以及运河北向的水系，更偏重于“上八府”。

所以，挖掘运河南端的河埠（码头）及河道文化，也是对杭州商埠文化的探讨与研究。

河埠与近代商运

我在《从“榷”到“署”》一文中说过北新关的沿革，清同治三年（1864），经历了太平军两次进击后的杭城，“市肆萧条”。当时的浙江巡抚左宗棠，为振兴商市，不得不撤销北新关署。从实施效果来看，对杭城的“激活”和

作者简介：曹晓波，杭州地方文化学者、作家，杭州古城墙和古城门的研究专家，杭州方言研究专家，曾出版《杭州话》《老底子杭州话》等著作，在《杭州日报》上开过专栏。

“市气”的凝聚，作用极大。

1859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聘英国人李国泰为“海关总税务司”，即负责船运货物的税收。两年后，刚成立的清政府总理各国衙门正式认可了李国泰的职务^[2]。光绪二十二年八月（1896年9月）杭州设立“海关”，关署所在地在如今的“市二”医院。因清廷委托洋人管理，国人也称此“关署”为“洋关”。

海关初始，因不同于旧关署的纳钱交赋，不少人对洋制度的概念不甚了了。1896年10月22日《申报》说：“新关报税之事，须有熟悉情形者为之经理，方无舛错，现已开有税行两家。一为升记，在大关北首；一为仁昌，在拱宸桥如意里旁。专带客商呈报税务，兼代雇船只等事。”这也说明，当时“报税”的“代理行”，全杭州仅有两家，都在湖墅。可见，作为“二鸦”之后的对外“通商口岸”，基本都在运河南端。

晚晴新政，仕途中断，绅商大增，杭城的商品经济更呈昌盛。尤其1907年8月江墅铁路开通以后，钱塘江与运河之间的货运有了火车连接，船只停泊和货物驳接日益繁忙。当年11月10日《申报》也称：杭城“报关”的“代理行”，激增到“13家”，“除了城站的丰顺永、维新和浙绸3家外，其余集中在拱宸桥的海关附近。”

从这也可以看出，民国初期的运河南端，因货物的转运，对码头的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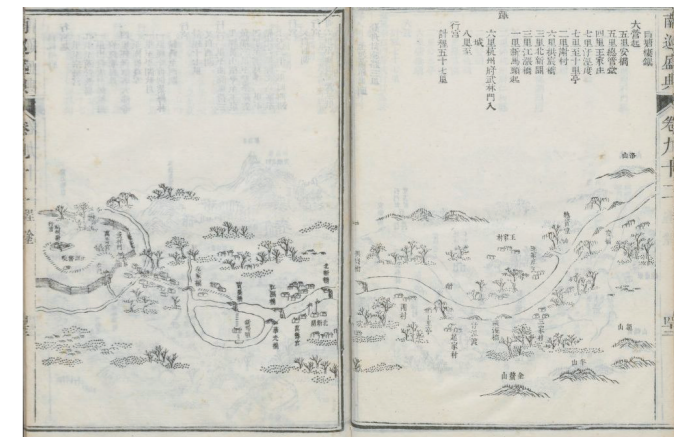
类似老大关桥一带的“喻郑埠”^[3]，后来虽然已改建成了码头，但它的“埠”名，仍然让后人看到河埠的过去。

1929年顾彭年《市政工程行政》载：杭州的船坞（埠）、码头，与“铁道车站”的“衔接”，要远离市中心，才“不至妨碍城市的交通”。此布局，现在看来都很合理。不过，此文中的“船埠头”与“码头”的表述，还是含混不清。

回顾“马头”

《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对“马头”的解释：“附河岸筑土植木夹之至水次，以便兵马入船，谓之马头”。也就是说，像马的头伸入水中，便于大型船只在河边的停泊。

清光绪《湖墅小志》载：“湖墅有两马头，为官家迎送往来之所，旧马头在河塍”，又说，



《乾隆南巡盛典》“程涂”图

“河塍近北新关，其地一面临水”。“河塍”，也称“河塍上”。“上”指河东岸，这也是杭人以东、南为“上”，西、北为“下”的习惯说法。

据载，康熙六次下江南，五次到杭州，都在“旧马头”上的岸。“旧马头”在哪？从《南巡盛典》卷九十二中的“程涂”图上看，标注在如今的香积寺码头牌坊处，“程涂”标注称“万寿宫”。六年前，91岁的湖墅老人朱世泰告诉笔者：1958年，此处仍有一块汉白玉“万寿碑”，宽1.5米，从碑基算起，高度5米左右。“旧马头”，早年是香积寺的香客上船之处，能停泊官家大船，其历史可追溯到北宋。

乾隆六次下江南，六次到杭州，第一次仍在“旧马头”上岸。后来五次，在“新马头”。“新码头”在哪？“新马头在宝庆桥，乃高庙南巡时改设于此”。“高庙”，即乾隆的谥尊。“宝庆桥通新马头，迎来送往日无休。老翁夸说当

曾经的“新马头”，乾隆登岸处



年事，五次南巡泊御舟^[4]”。说的就是湖墅老人“夸说”五次见过乾隆帝在“新马头”上岸的事。

“新马头”原址，在如今的仓基新村1幢与8幢往南至德胜路高架一带。如今，此处建了一座不小的仿古廊亭，竖有石碑，亭匾与石碑皆书“白荡烟村”，注明为“湖墅八景”之一。但是，曾经的“白荡烟村”远在西面千米外的“白荡海”，这也是运河船埠文化的一个误读。

仓基新村，是宋时“常平仓”漕运粮库，被废后称“仓基上”。从《南巡盛典》“程涂”图上看，“仓基上”四面环水，“新马头”比“旧马头”更利于拱卫。此外，因做过粮仓，“马头”也能停得大船。据载，南宋初，北方士绅民众南逃，也在此上岸，朝廷在附近的“妙行寺”设“接待站”，方志也称此寺为“接待寺”。寺院的原址在如今的华润超市，以及路南的地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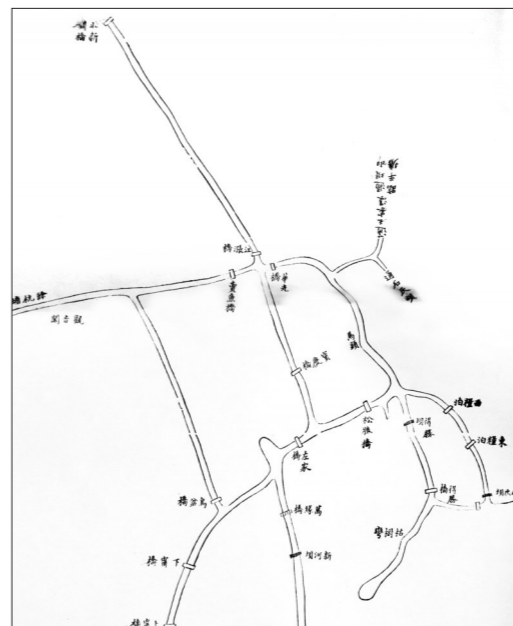
宝庆桥，旧名黑桥，建于明初^[5]，旧址在现仓基新村8幢以西，即“红缨幼儿园”方位。从清同治年《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看，当湖墅南路还是一条环仓基上的河流时，横跨河上的宝庆桥是仓基上的唯一出口。七年前，仓基新村1幢76岁缪女士告诉笔者，宝庆桥是一座青石拱桥，三孔，上有亭子，名“接官亭”。桥面中央是刻花青石板，两旁为花岗石。她说，宝庆桥不比拱宸桥低多少，老辈人说“宝庆”就是“宝倾”，有大船在此倾翻过，她小时候，



被标为“黑桥”的原黑桥头



曾经的宝庆桥方位



清同治年《浙江省垣水利全图》局部

常看见有罐儿碗盏被捞上来。1954年第一次拓宽湖墅北路时，此桥被拆。

当年的宝庆桥呈东西向，有一条小街连接，方志也称“新马头横街”，俗名“狗头颈”。自从乾隆帝过此路以后，传说“每逢大比之年”，即五年一次的乡试，凡从“新马头横街”走过的“高考生”，“往往有验”，中举比例“甚多”。当时有歇后语说：“狗头颈通湖墅——登科者众”^[6]。

1953年前，东西两股运河水流依然包围“仓基上”，往南，两股水流又合在一起，再折西通过左家桥，流向子塘河，即古新河。因“宝庆桥”旧名“黑桥”，从黑桥（宝庆桥）到此的水流折西，也称“黑桥头”。此处就是如今德胜路运河大桥的北侧，有小桥一座，从清同治年《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看，此桥名为“松胜桥”。

前几年整治，小桥修葺一新，建亭竖碑，写的却是“黑桥”。此处少了一个“头”字，意义大变，这也是对运河船埠文化的一个误读。

船埠与码头

晚清时期，杭城北上的船埠大多集中在大同街，从拱宸桥南侧起，一直要到现在的大关桥北侧（旧“喻郑埠”），一里多长，埠头是传统的“一”字型或“7”字型。江墅铁路建成后，装载量大的船只激增，自然的河滩船埠纷纷改建堪岸，河床清淤加深，近代意义的码头开始出现。

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出：轮船应引入民运商用。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论试办轮船招商局”信函中说：此利颇大，不能让洋人独占。但也不能单等“国营工厂”造出一二只火轮来再让商人承租，而要“先招华商”，折归资本，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公司^[7]。

这种“官商合办”，吸引的是“商股”，也称“官督商办”。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轮船招商局内河公司杭州分公司在大同街40号成立，当时拥有小火轮30艘，几乎独揽了运河的客、货运输。能停靠这些小火轮的，就是码头了。

当时的码头，客、货混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十二日，20岁的蒋志清（字介石）等40名学生，作为浙江武备学堂挑选出的优秀学生，被浙江巡抚府保送北京陆军部速成学堂，在此登上小火轮。此时的蒋志清，身高“5.59尺（1.69米）”，体重“15.78贯（59.2公斤）”，踌躇满志。

在此登船北上，影响一代中国的人物有很多。笔者史料所见，除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怀揣8个银元的17岁周树人（鲁迅）外，还有俞樾、蔡元培、周作人等。“大同街”，几乎具有了“大同”的枕稳衾温、熙去攘来的向往，这也是商埠所带来的时代要求。

大同街船运的客、货分家，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以后的事。当时，内河航运公司应时成立，

货运码头仍在大同街，客运码头迁往卖鱼桥，即珠儿潭路东，现在塑立铜像、建有亭子之处。

卖鱼桥一带，因老余杭塘河的汇入，较早也有船舟停泊，以“7”字埠为多。1956年以后建卖鱼桥客船码头，是“一”字型船埠，约19米长，夹在一排民房中间。1964年12月，经杭州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即“市政府”）协调，省交通厅拨款6万元，征迁了珠儿潭26号到42号老房，才将夹于民房的登船处建成621平方米的候船厅，还有46米长的候船埠头雨棚^[8]。

最初，因岸边吃水浅，客轮只能停在远处，搭跳板上船。后经挖掘疏浚和修驳堪岸，客轮靠岸停泊，乘客一步跨入，“卖鱼桥码头”也成了杭城坐客轮北上的代词。尤其去苏州，买一张3块钱船票，少了火车在上海中转的麻烦。每日下午五点半起航，次日一早到苏州，一人一张席子的铺位。所以，老杭州也有以“去苏州买席子”，隐语睡觉的。

现在卖鱼桥客运码头原址有一组戴铜盆帽、着长衫，拎了竹篾箱的民国士绅互相道别的塑像，这也是一个运河船埠文化的误读。因为这组塑像的表现，应该是在原大同街码头。

德胜坝

清同治年《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德胜坝在老德胜桥（夹城巷）以北约100米处。该坝



新德胜坝

除了阻隔高低水位的落差，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船运的停泊与驳接。光绪五年十一月（1879年12月），美国传教士裘德生记下了他的“翻坝”：杭城的地势比城外的运河高，我们的船必须拉上一个坝，以便进入“上河”。这个坝，就是德胜坝。

笔者曾在市档案馆看见一张清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三十日“苏州府关具”的货运票，上写：“吴朝奉雇佣送至杭州顶坝，交卸（某）酒贰佰零贰坛”。票上的“杭州顶坝”，也就是德胜坝，时人认为的运河南端最高的“顶坝”。

因杭城南高北低，水系落差明显，历来有

“三塘五坝”之说。“五坝”：德胜坝、石灰坝、会安坝、猪圈坝、新河坝。“三塘”：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9]。其中，扼守上河（古运河水系）与下河（今运河水系）的德胜坝，属五坝之首，落差较大。

裘德生说，德胜坝的下河一面，坝坡缓长，有贴合船底的坝槽，条石砌底，表面涂厚厚一层黏土（俗称“青紫泥”）。船只上拉时，人与货清空，坝顶绞盘放下绳子，钩住船，牵引。坝槽的黏土好比润滑油，帮助船只徐徐上升^[10]。

英国传教士毕晓普，比裘德生晚来杭州二十年，她在赞叹此大坝“平滑石板斜坡”上的青紫泥起润滑的“巧妙”外，还提到“竹编绳索”不但提升稳当，当船只从坝顶往下放时，还能减速，以防船头失控冲进“上河”^[11]。

因德胜坝的泊船而衍生的行当，不只坝夫、脚夫、船夫。当年，在夹城巷，除了吃、喝、嫖、赌、抽、住的店铺，还有承揽船票的官牙。也就是货船到了德胜坝，因故不能再翻坝前行时，货主可以凭完税的货单和行路的船票（两票也有合一的），在此另行租借船只，驳货再走。这也可以看出码头与水运的制度，在清朝已近完备。

杭州市档案馆曾展示一张咸丰六年（1856）十月十一日的“承揽船票”，上载：严桂，承揽到郑、陈、毛三位相公的靛青（颜料）“捌拾壹担”，在宝庆桥边的陈育才“黑桥官牙”承租船只，由“官牙”出具船票，并注明了靛青的干

燥无潮湿。这也可以看出，由“翻坝”的商运所衍生出的各种行规，也较慎细成熟。

湖墅老人顾东华也证实，民国时期的夹城巷，几乎就是因坝而存在的商业街。德胜坝的两边，有日夜不息的舟船与挑夫。不过，当时的德胜坝，已不是土坝了，而是条石砌成的石坝。因为坝面太陡，上河与上河的船只，不再翻越。船上的货物，由坝两头的人力驳运。

当时的“仓基上”，是“下河”货场；左家桥小区，是“上河”货场。货物无论是从坝上的“上河”驳运到坝下的下河，还是坝下驳运到坝上，卸船、装船要将近四个钟头。也形成了规矩：上午从“上河”驳货进“下河”（运河），下午从“下河”驳货到“上河”。

清同治年《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德胜坝南侧的上河，只有200米左右长度，供“上河”的货船停泊。当然，这并非断流，它另有一条支流，偏向西南，从如今夹城巷60号9幢301室流过。这河的宽度，正好通过两只并排的乌篷船，往南，到了清湖闸（现在大塘新村方位）与下塘河相接。

1958年，为拓宽运河与南延，老德胜坝被拆，上河的主流开挖到了武林门外新建的杭州炼油厂。与此同时，新德胜坝建立。新德胜坝建在如今的“昆仑府”北侧，上塘河与运河的口子，闸门控制，水泵提升。从那以后，去上塘河的船只，就此中断。

除了德胜坝以外，位于上塘河的皋亭坝，

也是一个著名的大坝。元朝开挖的新运河从瓦窑头附近的支流到此，可以翻皋亭坝进入上塘河（古运河）。四十年前我从下河往上看皋亭坝，高得惊人，按老人说法，真是要“仰望”的。船到下河的船埠，乘客下尽，货物搬空，坝上的绞盘放下铁链，上拉，再入上塘河。

可惜，现在皋亭坝的“下河”河道，早已人为淤塞，成了一片建筑。“下河”之水，也逼仄成了一条“溪流”，弯曲迂回进了沈半路涵洞。只有在沈半路涵洞的北面，还能看出曾经的“下河”与德胜坝显著的落差。

从“上河”的上塘河看皋亭坝，已成了一座泊车的“长桥”，坝身有七个泄洪的圆洞涵口，如今水草丛生，几乎湮没。据老村民说，当上塘河上游连续大雨，水位高涨，闸门才由控制站打开。但他们也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的情景了。

注：

- [1] 《澉浦镇志》
- [2] 赵长天《赫德传》
- [3] 1947年9月的《申报》
- [4] [9] 清高鹏年《湖墅小志》
- [5] [6]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二
- [7]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 [8] 《杭州内河航运公司简史》
- [10] 美 裘德生《我在杭州的生活》
- [11] 沈弘《1899年的运河》引用英国毕晓普《扬子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

运河文物征集札记（二）

周新华/文

题记：2006年2月底，作者到运河博物馆报到。当时的“运河馆”建筑已经竣工，最紧要之事是征集文物。因此从当年3月底开始，作者就陆续踏上了走访运河沿线城市、征集运河文物的旅程。上期刊登了临清大青砖、苏州府官斛的征集札记，本期为十里红妆、运河图的征集札记。

十里红妆

在征集运河文物的过程中，来自宁波的“十里红妆”家具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当时为了征集文物的方便，我聘请了好几位在省、市收藏界都颇有名声的专家担任运河馆文物征集顾问，钱币收藏家、世界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储馆长我其实之前就有些认识，我知道他收藏了世界各地的钱币，他开在河坊街上的那座世界钱币博物馆我还去过。但后来发现他的收藏兴趣非常广泛，远不止钱币一类。他曾经给运河馆送来厚厚一沓清代徽商运河水运竹木货单，很有史料价值。但是更大的收获和惊喜

还在后头。有一次聊天时，储馆长无意中说起，他在老家宁海还收藏了不少民国时期运河水上人家婚俗的家具，就是人们习称的“十里红妆”。这让我眼睛一亮！

十里红妆是古老的汉族民俗，这种嫁女的场面，人们常用“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形容



作者简介：周新华，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历任浙江省博物馆学术部主任、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副院长，文博研究馆员、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嫁妆的丰厚。旧俗在婚期前一天，除了床上用品、衣裤鞋履、首饰、被褥以及女红用品等细软物件在迎亲时随花轿发送外，其余的红奁大至床铺，小至线板、纺锤，都由挑夫送往男家。一担担、一杠杠都朱漆髹金，流光溢彩。蜿蜒数里的红妆队伍经常从女家一直延伸到夫家，浩浩荡荡，仿佛是一条披着红袍的金龙，洋溢着吉祥喜庆，炫耀家产的富足，故称“十里红妆”。

十里红妆家具多为宁波朱金木雕制作，又称漆金木雕，是宁波传统工艺“三金”（金银彩绣、泥金彩漆、朱金木雕）之一。多以樟木、椴木、银杏木等优质木材作原料，由浮雕、透雕、圆雕等形成。运用了贴金饰彩，结合砂金、碾金、碾银、沥粉、描金、开金、撒云母、铺绿、铺蓝等多种工艺手段，并涂以中国大漆而成。木雕构图饱满，造型古朴典雅，雕刻精美，内容多是喜庆吉事、民间传说等，具有宁波独特的地方风格。

2000年时，我在原单位浙江省博物馆担任学术部主任，经部门里专门研究浙江民俗的范佩玲女士牵线，曾经从宁海收藏家何晓道手里征集过一套“十里红妆”家具，当时花了将近三十万元征集费。听储馆长说，他收藏的“十里红妆”比何晓道收藏的品类还要齐全，我就动心了。我动员储馆长捐赠一套给运河馆（我听说他手里的收藏至少可以组合出两套），并且承诺，如果实现，我会在运河馆展厅中专设一个“十里红妆”临时展厅（当时运河馆地下一层尚有一个200平方米的临时展厅空着，没有陈

列内容）。在我做了几次工作之后，储馆长经过慎重考虑，终于答应了。

我非常开心，在七月的大热天，跟省博的文物专家蔡乃武（他也是我聘请的文物征集顾问）两人在储馆长陪同下去了他老家宁海，在一个大仓库中见到了里面摆得满满当当的“十里红妆”家具。真是大开眼界！我跟老蔡两个都是干了十多年文物行当的老同志了，眼睛“毒”得很，在里面汗流浹背地忙乎了大半天，终于挑定了一套，计有76件家具，品类齐全（比当年省博征集的那套品种还多）。其中最让我们满意的是朱金木雕婚床和小姐床各一张、千工大花轿一顶（有这两项“大头”在，这个展览就可以“撑”起来了）。储馆长非常慷慨大方，决定将这套家具无偿捐赠给运河馆。我则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给他颁发了捐赠证书，并征得当时上级领导的同意，给予他十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奖金。

就在签订捐赠协议书之后没几天，宁波朱金木雕家具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传来了。这同时意味着，我刚刚征集到的这批“十里红妆”家具的文物在无形中又升值了！老蔡跟我开玩笑说，幸好我们这个协议书签得早，说不定现在储馆长心里已经有点后悔了。我笑笑说这倒不会，不过心里还是窃喜，感觉好像自己“赚”到了。

不过我也是说到做到，自己亲自操刀撰写文案，并请人拍摄图片，赶在开馆之前在原地下一层展厅布置出了一个极其喜庆、漂亮的“十里红妆”陈列。那年10月1日运河馆正式建

成开馆，这个十里红妆陈列也同时亮相，引来观众如潮好评。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备受观众欢迎的“十里红妆”陈列，由于种种原因，延续时间并不长。

《运河图》

这件《运河图》其实是在我离开运河馆之后征集到的，但因我也参与了这件文物的鉴定工作，觉得有点意义，因此也记上一笔。

2014年，运河博物馆收到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女士捐赠的一幅长卷式“运河图”，未标注作者和绘制年代。据捐赠者口述，该图是其祖上所传，原本应该是一幅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运河全图，在“文革”时曾被红卫兵抄家没收走一段时间，所以图上长江以南段运河及原来的图名、作者、年代等信息，可能就在那时被损毁了。捐赠者所知信息有限，并具有不确定性，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已不得而知。

明清两朝均有绘制运河地图的传统，但明代运河图发现较少，清代所绘运河地图相对较多，这些运河图散存在海内外各大藏图机构，

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博物馆等均有收藏。还有部分散存于民间，尚未为世人所见。

这幅《运河图》长2600厘米，宽31厘米，纸本，工笔设色，未注比例，主要反映的是安庆至镇江段长江以及长江以北大运河航道的基本情况，绘有河道、湖泊、桥梁、船只、闸、坝以及两岸的城镇、村庄、寺庙、牌坊等古迹，并标注有当时详细的地名，主航道与旁汊的名称也都详细区分并标注出来。图卷中还有大量的钞关、官驿、炮台、巡兵、纤夫及漕粮盘验、过斛入仓等场景，还标注了长江江中的沙洲、矾头等地物，是一幅详细的运河水利工程图和航运交通图。

该图从右向左展开，起于安庆府，止于顺天府（北京）。自安庆府开始，经长江往东，过芜湖县、采石矶、江宁府、黄天荡等，在镇江转入运河航道北上，途经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府、黄河、济宁州、张秋镇、临青州、德州、静海县、天津卫，抵达通州，最后一站为顺天府。沿途的府、州、县多数有较为规则的城墙围绕，其中扬州府、淮安府、通州、北京等是



图卷中绘制得较为细致的几座城市，如扬州府、淮安府，城墙规模宏大，漕船、纤夫、仓储等有着详细的描述。而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也是一个绘制得比较有特点的城市，作为北京的东大门，通州是大运河漕运的北端终点，漕船至此等候交粮，然后返回。图卷中的通州城，运河上漕船密集，众挑夫将粮食从船上传至岸上，然后盘粮、过斛、装袋、入仓，体现了通州城作为漕粮上岸和仓储重地的特点。

图卷中不同地区的各段河道，也各有特点：如长江段标注了沙洲、矾头、滩涂、支流以及沿岸的驿站、汛台、山脉、庙宇名胜等，青绿色的山脉尤为醒目；黄、淮、运交汇的清口地区，河水用明显的土黄色来表现；进入到全段运河中地势最高的山东段运河之后，河上的堤、坝、闸等水利设施成为绘制的重点，其中闸共标注了41道之多，体现了其“闸河”的特点。

据王耀所著《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一书研究，运河水利工程图可进一步细分出“运河河工图”“漕运图”“运河景观图”三类，其中“运河河工图”以运河水利工程、河渠治理为绘制重点，覆盖范围一般是北起北京、南达杭州；“运河景观图”绘制内容以运河沿途的景点名胜为主要内容，绘制精美，不太强调实际功用；“漕运图”与运河河工图的不同地方在于，其在覆盖范围上不仅包括大运河流域而且多涵盖洞庭湖以下的长江河段，除标注运河河工图中的重点以外，还着重标注长江江中的沙洲、矾头等与航运相关的地物。据

此分析，运河博物馆所藏这卷运河图属典型的“漕运图”类型。

关于该图的绘制年代，研究者判断其绘制于清早期的康、雍年间。其中一个理由是图中称天津为“天津卫”。据文献载：明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夺皇位。朱棣成为皇帝后，为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作为军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揭开了天津城市发展新的一页。清雍正三年（1725）升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1731）升天津州为天津府，辖六县一州。从这些建制的变化，可进一步推算出图卷的绘制时间应在雍正三年（1725）以前。

清代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南北分离，京师国库仰赖东南给养，而南北运输又主要依靠京杭大运河，清朝政府对大运河的整治和维护也是不遗余力，同时，漕运也维系了清王朝200余年的统一与繁荣。在对大运河修治及南粮北运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记载运河的史料，除了文字记载的资料之外，还有这些为数不多的运河舆图。这些地图研究的人不多，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运河图的绘制一般用于当时的河道治理、水利工程建设及漕运，以其形象化的表现方式，传递着当时的历史信息，是了解当时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在时效性、生动性、直观性方面，有着文字资料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在研究运河河道、运河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大运河故事

DA YUN HE
GU SHI

特稿：致敬大运河！
安峰和他的运河学舍
运河与桥两记



SPECIAL CONTRIBUTION

特稿



拱宸桥（1982年）刘世昭/摄



致敬大运河！

栉风沐雨，岁月如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汹涌的变迁惊艳了时光，妖娆的城市焕发出青春。在新时代里回望时，我们向谁致敬？身边那条大运河。它是拱墅的血脉，是拱墅的金腰带。它默默滋养着两岸的风土人情，运河兴，拱墅才兴。

致敬大运河最好的方法，或许就是摄影了，著名摄影家王芯克、张闻涛将向我们展示大运河与运河人命运的历史碎片；作家赵健雄相隔十余年写的拱宸桥两记，让人玩味新旧之间的感触。它们都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华彩的主角，但有时间的积淀、有时代的变迁。

致敬——身边这条河，致敬我们的母亲——大运河。



▲ 1995年4月5日，一工人在大运河杭州艮山门段检修线路。



▲ 90年代末，杭州市区全面实施“上改下”工程，所有线路迁移到了地下，如今的大运河上空再也看不到悬在空中的“蜘蛛人”了。



▲ 1999年4月武林门码头，一名香客踏上客船。



▲ 2013年10月武林门码头，几只夜游的船只回航，这里的长途客运早已停开，每到节假日，乘坐水上公交巴士和游船的人数会多增几倍。

01

运河的时空

王芯克 / 图文

大运河拍摄手记

每次骑行运河边，看到卖鱼桥码头门口的几尊铜像，总会勾起儿时的记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在公路并不发达的当年，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码头上，每天都会上演如铜像所描述的那种道别场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卖鱼桥码头搬迁到了武林门，位于市中心的武林门码头仍旧很热闹，码头每年的客运量高达三千多万人次，货运量多达一千多万吨。80年代初，杭州到省内各地市开始修公路了。记得最后一次坐船到桐乡是在1985年的清明，那天，客船行驶到崇福，船里一乘客突然指着上方大叫一声：“汽车！”船里所有的人全部朝他

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辆背部装有备胎和梯子的长途车扬尘而去。以前江南水乡的人出门靠船，很多村民没有见过汽车。轮船的速度自然不能跟汽车比，由于汽车票价比船贵，不少人还是选择坐船。随着社会的发展，坐船的人渐渐地开始减少了。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媒体经常会接到沿岸市民打来反映运河脏乱差的抱怨电话。每当我骑行在这条又臭又脏的“龙须沟”边上，一种无奈和失落感油然而生，但是每次看到运河上

行驶的载着满满货物的长长拖轮，内心会掠过一丝说不清的神奇之感。

以前，杭州市民对运河的关心远不如西湖，如今，运河及两岸已属风水宝地。运河前后出现的巨大反差，也给我创造了很多获取影像的机会。

王芯克，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浙江《青年时报》副总编，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摄影艺术学会主席。



▲ 2001年6月26日，杭州拱墅区丽水路一到雨季和汛期，河水就会满溢到路面。



▲ 2006年运河改造时丽水路被整体东移，当年一片汪洋的地方修建了青莎公园，沿河公路改成了游步道。图为2013年10月4日，一市民在青莎公园晨练。



▲ 1998年11月，拱宸桥左右几公里没有桥梁，周边居民必须靠拱宸桥过运河。



▲ 轻纺大桥和登云桥的建成，让这座古桥终于减轻了负担。图为2004年6月2日，走上这座拱桥的多半是游人。



运河文化 广场今昔	桥西直街 今昔	胜利河 今昔
富义仓 今昔	拱宸桥今昔	



02

时光的标本

张闻涛 / 图文

大运河，一条古老的水域，承载着中国千百年的文化，流淌至今。我是一个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90后”，听得懂四季运河缓缓流动的叙述，看得见四季运河悄悄变幻的光影，走得进四季运河生生不息的情怀……希望用手中的相机，尽自己摄影一技的微薄之力，记录下她独特的魅力。

张闻涛，国家高级摄影师，作品《播撒》《过客》等在历年国际摄影“奥赛”中获奖。

03

远行的河

李郁葱 / 文

在远处，这水所流过的开阔之地
一座热闹的城池
犹如岩石冲击流水时的喧哗
它奔涌着、欢腾着，
和流水浑然一体，迎接夜晚的色彩

——《城和水》

我一直以为，河能够让人产生远行的念头：因为水是流动的，而只有流动的东西才能保持住它固有的活力。

童年时，从杭州去塘栖走亲戚是要坐运河船的，这在我当时看来就是远行了。天还没放亮，我便被父母催促着起来，去塘栖航班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船上有一种人在旅途的恍惚，尤其当沿途河埠头那些洗衣妇的面容一掠而过

作者简介：李郁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此一时彼一时》《浮世绘》等多部诗集和散文集，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山花》文学奖等，现任职于杭州日报社。



张闻涛 / 摄

时。河道在出了杭州城后变得开阔起来，如果是秋冬季节，两岸的树能给人一种稀疏的美态，这和春夏季节的盎然绿意相比，又有别样的风情。童年记忆里的塘栖，是剪纸和窗花在脑海里的叠影。现在的塘栖，广济桥依然矗立在河道之上，江南水乡的重新构建让它成为运河之畔的一个符号。

现在从杭州去塘栖也不需要坐船，汽车过

去快得很，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有时候这会让人觉得诗意的流逝，一种慢转快后的不适，带着这种不适我们拥有了今天全部的生活。

二

这么多年生活在运河之畔，使我对这条河有如家人般的熟悉：尽管我所能知道的只是它向我裸露出的那部分，但我总以为自己是熟谙它的。

许多年前，我住在卖鱼桥边一条叫做贾家

弄的小巷里。这巷子或许和南宋那个蟋蟀宰相贾似道有些关联，这是我的臆测，也或许没有，只是在很多年以前，那里是贾姓的集聚地。记忆里那时候的卖鱼桥恰如其名，桥边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农贸市场，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鱼腥气掺杂着成为运河的景致。后来这市场整体搬迁到了信义巷和草营巷之间一段废弃的河道上，就在卖鱼桥的桥西，很是热闹了几年。现在这段河道及两岸又建设成为一条有着风俗特色的步行街，十分的锦绣。上个世纪80年代的信义巷在我的印象里颇具江南风情，尤其是寂寥的雨点敲打着瓦片和石阶之时，它传递给我的是那种固执的青春的迷惑，如同戴望舒在《雨巷》中表达出的惆怅和缱绻之情。

我最早去过的茶室就在信义巷里，一个唱评弹和说大书的所在。我随着爷爷去坐过几次，茶室里有一个小小的木台，台上只放置一张方桌、一把椅子，说书先生就在这台上绘声绘色地表演着。似乎是到了某种紧要关头，说书先生会猛拍一下桌子上的醒堂木，声音也随之高亢起来，而台下的观众往往也会喝一声彩。但这些传统曲艺的吸引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能还不如一根冰棒，这让我对成人行为有着好奇的探究：他们为什么会如痴如醉？对孩子的灵魂而言，就像米沃什在一首诗中所写的：“为适应人类，我们学习善和恶。”

许多年后，茶楼在这个城市开始了另一种普及，和当年我所见到的信义巷的茶室也有了

很大的区别。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怀念起那间光线幽暗氤氲的茶室，或许，在本质上我是一个矫情的怀旧者，又或者那种瓜子果壳狼藉的随意让人流连。

现在在运河周边，依然有一些茶室保持着一些过去的传统，但并不多见了，人们享受的方式和情调都已经有所不同。

三

杭州素有“茶都”的美誉，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梦粱录》里有这样的记载，杭州的茶肆仿汴京，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季供应奇茶异汤。而运河边的茶楼(园)大体是在近代兴起的，卖茶兼演戏，是后来杭城戏院、电影院的雏形。根据史料的记载，从卖鱼桥到拱宸桥这一带，当时是杭州茶楼最集中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茶楼星罗棋布，这在郁达夫等人的散文中偶尔还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茶楼在浓郁的茶香中往往伴着民间文化艺术表演，最受欢迎的就是旧时在信义巷茶室中常常上演的说书和评弹两种。现在，这样的场所几乎找不到了，时间让生活方式乃至日常的娱乐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说起来，当时的一些时尚也是由运河水带来的。如杭州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拱宸桥阳春茶楼放映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5月17日至22日，《杭州白话报》连续刊登大幅广告：“拱宸桥新开阳春外国茶园，主人司点文生不惜

重资聘请英国头等美女开演跳舞大戏、天下第一活动点光影戏最新发明，电气留声机大戏三班合演。”“影片数百幅，日日更换，无美不搜，尤为有目共赏。”“诸君届时务惠临。准期四月十日(阴历)起每夜开映，价目：包厢4角，正桌3角，起码1角，小孩1角。”这个广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杭州人，所谓“上到江干，下到湖墅”，人们争向拱宸桥一睹这个从未见过的新玩意儿，杭州人第一次在茶园里看到了无声电影，杭州也从那时起有了电影。

此外，当年的一代名伶盖叫天，他出道时也是在拱宸桥的天仙茶园，当年他14岁，演出了《天水关》《翠屏山》《断太后》等剧目，此后他沿着运河水慢慢红透了大江南北。

在那些说书艺人的看家戏里，有一本《说唐》是极受茶客们推崇的，因为它的热闹和精彩。民间把运河的产生演绎成隋炀帝杨广的暴桀，似乎他是为了一己之私(下扬州)才劳民伤财下令开掘的，而他的暴政成就了以后的盛唐。我后来以为杨广即使让隋走向了灭亡，也依然是一个不乏魅力的男人，好美色固然是寡人之疾，运河以后开掘的功能和效应在一千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早已得到明证。他或许更是一个充满了怪诞的想象力的帝王，他的热情和疯狂使他不屑于循序渐进的等待：在时不我待的催促中，他是一个悲剧。尤其当他拍着自己的脖子笑谓欢好后不胜娇慵的妃子说：大好头颅，谁刀砍之?这句话让我觉得风平浪静的运河也变得

奇崛和壮阔起来。

从今天回眺历史，运河的产生谁会说没有前瞻的意义?在夜风料峭的月色下，沿着运河漫步，有时候胡乱地这样想想，在今天运河闪烁灯光掩映里，不由会有“几度夕阳下”的感慨。

四

记得仅在卖鱼桥到拱宸桥这绵延数里的运河之畔，当年就散落着多个粮仓等仓贮之库(我和小伙伴时常逾墙去里面抓蟋蟀和打鸟)，运河对于民生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曾听老一辈的人讲古，拱宸桥曾经是杭州那些做苦力的搬运工和渔民的集散地，也是私娼流莺出没的下只角，据说郁达夫便是经常匆匆到此遣兴。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运河千古以来的繁华和河道上穿梭着的忙碌。我现在经过运河的时候，有时会隐隐约约想到这一些，却也并不觉得有多少的历史底蕴和慰藉，这正如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多的是平常中能给予我们的触动，是那种源远流长的朴素的力量。

当年的大粮仓富义仓的保护和开发，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值得赞许的，房屋要有人的加入，才能维持着它的灵性和温度。对文物的合理开发利用，应该是一个大课题。前些时去贵州，甲秀楼上上下下摆地摊式般的开发，不由让人莫名，甚至有着见面不如闻名的慨叹。相比来说，运河两侧对这些老宅旧院的利用，基本上实现了相互间的协调。

五

在对童年的回望里，中间有那么一些年的运河水是不想述说的，曾经清澈的河水一年年污浊起来。运河在杭州城里的这一段，不仅再没有活着的鱼和游泳的人，还散逸着一阵阵的恶臭，像艾略特在《荒原》里所描述的死河。工业文明的残忍莫过于此，莫过于那些污浊的油一样凝重的河水，运河虽然还有南来北往的船只，但在爱它的人眼里已经病入膏肓。

庆幸的是，后来若干年里对环境的综合治理让运河水重新灵动起来，而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更是对运河起到了保护作用，也让我有了在运河边再度漫步的兴致。

平静和缓的运河水相比于那些自然的大江大河，可能更具一种居家过日子的平常，一种细水长流的韵味，就像是沿河散落的灯火，也像是现在散落在运河边的慢生活街区。对照它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这几十年的经历只是一须臾，它的动和静、张和弛无疑自足而荡漾，有浅浅的涟漪和沙沙的风雨，它依然是南北交通的干道，但不再是举足轻重的枢纽。

这正如我对运河的理解，它就是这样一条让人凝神喜乐的河，一条使人安心的河。沿着这样的河水，我们能抵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河水就这样流动着，既在变，又似乎从未改变。



安峰和他的运河学舍

孙昌建 / 文 运河学舍 / 图

作者简介：孙昌建，国家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诗创委副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

安峰小时候住在杭州宿舟河下，那是一条好像给点助跑就能跳过去的河，却是一条很老很稠的河。我为什么要开头就提这一点呢，因为我后来觉得安峰对古老的大运河真是情有独钟，换句话说，他对拱墅的事情是扑心扑肝的，怎么解释这种情缘呢，那我以为可能跟他自小就在河边生活是有关系的，后来也跟他拱墅的地盘上工作过有关。

其实不仅仅只有安峰，有一天一朋友跟我讲起这几年诗人作家跟运河、跟拱墅的情缘，伸出五个手指来也是说不完的。比如黄亚洲先生的亚洲书院，舒羽的咖啡馆，任轩的拱宸书院，山哈的畲族文化体验点，朗朗音乐工作室，程方程晓工作室，三剑客……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一定还有其他场所名称的，但我们发现，这一切竟然都在拱墅的运河边。开玩笑说，杭州能起点文化风浪的人都在运河边驻守呢，或许你会说这是一种“偶然”现象，但你在市区其他地方就看不到这种“偶然”的现象。当然这里面就包括安峰，之前有一个他领衔的杭州话研究会，有一块牌子也挂在运河博物馆里的。2017年4月，在拱墅区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安峰在新建的拱墅区图书馆开设了“运河学舍”。

起初取名的时候，安峰向我征询意见，我倾向于“运河学社”，但最后他坚持“运河学舍”，现在看来他是正确的，因为他只取一间

“舍”，而把“社”留给了他的梦想——微剧社。什么叫微剧，那就是比话剧要小一点、短一点，正如你拍电影90分钟，但我只能拍10分钟的短片，这又称微电影，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微剧社的第一场演出到2018年底，微剧社一共排练了二十个微剧，而演出的场次，自然不止这二十。这个数字，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我们知道，作为类似于国企的专业话剧团每年也只能排几台节目，但不足十人的微剧社却在一年半时间里要排这么多节目，而且大家都是业余的，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安峰太喜欢微剧社，太喜欢这个运河学舍了。

2

让刘忠虎去朗诵诗歌或演电影，人们不会奇怪；让翁仁康或于虎去演小品也不奇怪，但是让安峰去演话剧，人们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这跟人们原先印象中的阿六头有点不一样了，因此我不得不常常跟人说——而且自己也觉得有点悖论了，我说阿六头只是安峰扮演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作为一名新闻主持人的职业角色罢了，因为成功，便被固化，便成了一个符号，尤其受老幼观众的喜爱。

运河学舍，顾名思义，是跟运河有关的，是跟学习有关的。记得第一次到拱墅区图书馆，那真是开了眼界，之前只是在照片上看到过，知道那情形是颇为壮观的，特别是一面面的书

墙，呈阶梯式的呈现，寓示着文化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同时我也在担心一个事情，即图书馆做得越来越漂亮，但现在看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看手机的人是越来越多。好在到拱墅区，我还是比较欣慰的，更欣慰的是拱墅的眼光，他们拿出场地来引进运河学舍，就是希望通过安峰的知名度，能够将拱墅的阅读氛围再上一个台阶。这些年杭州的书香之风越吹越盛，其背景是杭州正在打造学习型城市、推广全民阅读。作为拱墅区图书馆，是希望通过安峰的影响力来推广阅读，而安峰本人，则想通过更多的方式让阅读丰富立体起来，让阅读变得好玩又有意义。

学舍刚成立的时候，说实在但凡是安峰的朋友，心里都是没谱的，都有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惑，而安峰呢，虽然在说新闻时滔滔不绝，但真要私下里让他跟朋友们聊想法和愿景时，



他反倒是一个很节约话语的人，在生活中，安峰并不是一个话痨。所以一开始的学舍，只是陈列了一些作家的签名书作为装点，真正的家底，安峰是打了埋伏的。是的，学舍开张的那一天，安峰就上演了关于美女特工黄慕兰的一出微剧，当时大家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只是一个暖场而已，是的，暖场，这意味着后面的大戏将要拉开帷幕，是的，大戏登场，仍是微剧。

3

那几天安峰忙于给好朋友发微信，邀请他们去学舍看微剧，看了之后还要招待吃饭。

第一次总是难忘的。

我有幸看了运河学舍的第一出微剧，那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黄慕兰》。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红色特工、百岁老人黄慕兰晚年是生活在杭州的，曾有自传问世，自传内容十分厚重，业内也颇有争议，而安峰是怀着一颗对先辈的敬仰之心创作了这部微剧，主要是再现了黄慕兰人生中的某一个片断，获取情报又暗送情报的这样一个情节，舞台是简陋的，演员的服饰也是极其普通的，但是他们那种认真投入的劲，那举手投足间的范，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也让到场的关注那段历史的研究者颇为动容。

从此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

为纪念作家孙犁去世十五周年的《荷花

淀·黄鹂鸟》，那是在舞台上再现了荷花淀的场景，尤其是口技的表演活灵活现，而且也让观众知道今天的当雄开发区即是昔日的荷花淀。

有表现著名学者杨绛《我们仨》的片断，其中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两个片断，前者极有英伦风格，后者极具中国化，表现了大家风范中极为平易感人的一面，催人泪下。

而更值得一说的是定制剧《吟到夕阳山外山》，那是受邀去虎跑演出的，是为纪念李叔同而专门排练的。一开始园文部门的意思是让安峰他们去朗诵一下大师的诗作即可，但安峰还是精心做了编剧和排练，将之做成了一个跟大师生平有关的传记情景剧，而且这是真正的实景演出，因为虎跑就是李叔同剃度出家的地方，整个演出的效果令人拍案叫绝。

从以上剧目可以看出，安峰一是在向大师致敬，二是在向定制发展。何为定制，即根据一定的主题需要，比如杭州要纪念李叔同，或者是纪念运河申遗成功，那专门排练一出与之相关的微剧。或者说是某一本书的新书发布，以前常规套路是让作者说一番，评论者说一番，再是读者提几个问题，最多是请人朗读一段，但安峰的做法是先把该书给“消化”了，最后编成最精彩的一出来演出，这样的效果当然不可与常规同日而语。对此，曾有不少作家感叹说，从来也没有人这么做过，这么精心、用心地做过，而且是达到了完全预想不到的效果。



4

作家卢文丽绝对没有想到，安峰早就瞄上了她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被邀请到了拱墅区图书馆，下面是作家自己写的一段文字——

“昨天下午，在拱墅区图书馆，参加了一场‘诗与歌的邂逅’的分享会，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在开场环节，欣赏到作家老友、杭城知名电视主持人‘阿六头’安峰先生的运河学舍团队，为我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编排打造的舞台微剧《外婆书》。

“‘那是民国十七年的秋天……’画外音一起，完全被这份厚重而意外的礼物，感动



到了。”

“感谢安峰、导演和每一位演职员，冒着酷暑天气辛苦排练，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

不唯独是卢文丽，有好几位作家就受到过这样的“突然袭击”，安峰他不是先跟你来谈，或者是让你先出点什么费用，不是的，安峰是真喜欢，所以才会这么做，虽然说不至于因微剧而砸锅卖铁，但的确是推掉了一些商业主持。

安峰微剧社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除了向大师致敬之外，他更会挖掘和推荐当地有影响、有潜力的作家作品，一年多以来，就有以下的演出——

有表现散文家、诗人李利忠的《晒盐》的诗集，这诗集所收的皆是十来行的短诗，那搬上舞台只是朗诵几句吗？不，安峰将之创造成了诗剧且亲自出演，我最后看到演员的眼眶中是含着泪的。

有表现当代作家俞梁波写萧山围垦史的《红色信号弹》，截取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用极具表现力的形式来展现波澜壮阔的一幕，以小见大，显示了围垦建设者勇立潮头的精神。

有表现诗人梁晓明的《返乡》，且是放在梁晓明的作品研讨会上来演出，这个效果让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点头称赞，不少人在台下已经看得泪水涟涟。

有表现四川凉山区风土人情的《喜茶》，这是截取王燕（丑丑）散文的一个片断，抓住一个特定的场景，展现新娘出嫁前的那一幕，

这就把书中的精华部分给演绎了出来，令王燕和朋友们都大呼预想不到。

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

小说，散文，诗歌，这些文学体裁都成了安峰微剧的素材，有人说，小说是有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有的散文也有叙事的功能，但是诗歌要改编就太难了，莫非是诗剧，不，不是诗剧，就是话剧，仍然是有人物，有情节，有精彩的对话。

那么由谁来改编呢，换句话说，由谁来编剧和导演呢？

是安峰，还是安峰！这又让不少人跌了眼镜。“这个有时在电视上背时滴得（“啰唆”之意）的人，还会写戏和演戏，有时还兼个导演。”对此，安峰很认真地跟我说，编剧和导演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他说导演主要靠国家一级导演刘薇，还有一位执行导演任少华。

5

是的，安峰其实是从文学青年起步的。自从《杭州日报》上的专栏文字结集出版后，我以为至今还无人超越的，就是那本《沿着名人的足迹吃遍杭州》。是他写了这本名人“吃”杭州的书名，启发了我去写一本名人在杭州风花雪月的关系。

还有他写了一个会武功的苏小小，这就是长篇小说《一世八界苏小小》。那种阅读的快感至今想起，如同雪夜访友喝酒啖肉，这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也是安峰用自己的方式在向金庸古龙们致敬。

还记得有一年，他为拱墅写作非虚构类的

作品，他先得拿出方案和设想来呀，那一次他备了一块小黑板，讲历史学家黄宇仁和史景迁，讲如何用剥洋葱的方式来写富义仓，当时坐在底下听的，就有时任拱墅区委书记的许明。许书记听了之后就说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照安峰说的去做。

至于他的话剧梦，可能是从他参加当年的配音培训班开始的，这还要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安峰刚刚中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之时，那时他参加了表演和配音训练班，这为他后来进入电视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如果从爱好上来说，他最喜欢的是配音演员邱岳峰，如果现在你还跟他讲邱岳峰，那仍然是能被他为知音的。

还有一事也值得一说，前几年杭州有一部肖峰导演的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叫《岁岁清明》，安峰是特别出演，也是蛮有戏的，这就不是微剧的概念，是大电影的概念，那个角色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而现在在他写戏的时候，事实上是需要给每个角色都量身定做了。

再来看看他的那些搭档吧，还是十多年前钱江电视台《杭州佬》节目里的一帮兄弟，也都是业余的，但他们都热爱表演，是啊，没有比热爱更重要的了。因为在学舍的演出属于公益性质，因此有时一天排练下来只能发一个盒饭和一瓶矿泉水，但他们仍然乐在戏中。也有的老师是从专业剧团退休了，或从播音主持人

岗位上退下来了，也仍然过来传帮带，于是学舍就形成了一个微剧社，排练和演出就成了学舍的常态。

6

社会好评如潮，比如某监狱曾希望安峰能去讲一堂正能量的课，让服刑人员受教育，结果安峰带去了《我们仨》。一开始他也有点担心，如此“知识分子”的气息，服刑人员能接受吗？结果演出现场就有人哭得稀里哗啦，对此警官也实话实说了：我们的效果达到了，你们到这里来演一场，比我们单纯的说教要有效果多了。

著名的晓风书屋得知微剧社的情况后，也主动抛来了橄榄枝，说可以把丰子恺先生的作品搬上舞台，用文创的方式一起合作定制剧。



也有的学校看了之后希望安峰能多去学校演出，以帮助他们提高课本剧的质量和效果。

对此，安峰自己也掏出了心窝，他说做微剧是不满足于普通的阅读分享，那种阅读过于静态，仅是朗诵也过于简单，无法传达书中的精华内容，而用微剧这类方式，能更精妙、更传神。他说因为自己一直喜欢舞台剧这种方式，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就跟同好们一起做了，做了之后一方面备感鼓舞，同时也发觉有困境，而最大的困境，往往来自看不见曙光的黯淡心境，但现在大家士气高昂、雄心万丈，所以并没有过不去的坎。

社会好评如潮，然而安峰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现象，微剧叫好不叫“座”的现象。这个座不是上座率和票房，不是的，这个他一点也不担心，他指的“座”是希望能给参与者一定的劳动报酬，因为人家晚上来排练，或者双休日来排练，那都是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有的老师帮助来排戏，他们自己也还是有工作在做的。如此种种，如果都用热爱来解释，当然也未尝不可，但作为学舍的发起者或者叫“舍长”吧，他总觉得于心不忍，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创作和改编了一部又一部微剧，那可全是零稿酬，但是他希望能够有多一些定制剧，能够有一定的收入渠道，这样才能让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微剧社和运河学舍都能健康地成长，为古老的运河，为崭新的拱墅增添一道文化的光彩。

运河与桥两记

赵健雄 / 图文



拱宸桥初记

杭州人，少有不知道拱宸桥的，却也有人并未见过，实在桥边并没有什么看头，虽然远远瞧去，仍有一点古意，但桥面已铺了水泥，且有什么管道由此通过，弄得很俗气了。说来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然而此桥早不是彼桥。自明末（一说清初）建造以来已颓圮过三次。其最初得以面世，乃藉商人夏木江善举，独家施银3000两始成。可见那时的“老板”在“经济效益”之外，也是注重至少兼顾“社会效益”的，并非一味唯利是图。这与宗教劝人积德大约有关，无论

如何，方便了民众，总是值得称许的。

这桥后来有一次修复，由城中沈姓者独资承当，也与宗教相干。此公赴半山拈香，归途过桥，桥石倾坠，他竟幸免于难，这就不能不感谢菩萨的佑护了。

桥上另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则是太平军曾在此筑垒，仗打得如何，因为未见相关资料而不得其详。中国历史便是这样，写在每一段最平凡的土地上。后来这里又成为杭州最早的开埠码头，乃至沦为红灯区。现在则会聚了不少学校，说句玩笑话，合了秦淮河边立夫子庙的老传统。

作者简介：赵健雄，浙江湖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明天的雪》《糊涂人生》《拾酒楼醉语》等多部著作。曾兼任《西湖》副主编。

住在这样的桥边，教书还是写字，都易生出历史感，也许最好还是缄默，因为此桥另有别名，曰哑巴弄，说在其侧当戒言语。大音稀声，这就有点老庄的意思了。冥冥天意也确是不能说破的，即使仅仅絮叨，也有可能冒犯了诸神的肃穆。

这样，我便得搁笔了，否则有明知故犯之嫌。
(约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拱宸桥又记

我居住过多年的拱宸桥，已经面目全非。说日新月异或许夸张了一些，但在搬走多年以后，除了老桥模样大体依然，旧日街区的影子很难寻觅。不用说福海里这样一些从前红灯区的旧房不复存在，就是一般民居乃至街道，亦多废掉重建。

这很像大约一百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为了新生活，我们无情地抛弃过去，改变着现在。迫不及待地用包括革命在内的种种手段，力求让变化发生得更快一些，也更彻底一些。

如果仍住在这里，无疑我会高兴，运河的水较先前干净了，两岸建设得像公园一样，是晚饭后散步的绝佳地。至于日常生活是否更方便则不得而知。因为现在的模样更像一个行政区划的中心，而非居住区，虽然住宅的密度比过去更高了。

运河文化广场宽大而拥挤（这种感觉矛盾而奇怪），古典风格的新建筑与更多的西式高楼



掺杂在一起，形成一道特别的风景，让人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从前拱宸桥式的市井生活，没了。城市建筑与生活方式正变得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也没什么不好，难道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只是最温馨的，常常是旧梦。这要到时过境迁后才知道。

河上水运依然繁忙。古人的智慧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因为低消耗高效益而为时人所重，河中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船只。那些船民终年漂泊在水上，对于他们而言，诺亚方舟是具体而微的。

据说现在杭州有人买不起房子，就买条旧船住在水上。那样过日子，恐怕经常会想起孔老夫子的话来：“逝者如斯夫”，是紧迫感更强一点，还是能够过得坦然些？

运河从来不是悠闲的象征，它是人们用来忙

碌的。但从前人们的忙碌也是悠闲的，譬如坐一夜船，在涛声中入梦，天亮到苏州。现在坐两小时火车都嫌慢，除高铁之外，据说还要修磁悬浮。

我们急着赶到哪里去，又去干什么呢？这样匆匆忙忙，目的常常只是为了更像点样子的旅游与休闲。现代生活的错乱感正表现在这样一些地方。

拱墅区政府规划，还打算开发一些休闲区块，包括重造若干“都市中的乡村”。从前湖墅在城外，所谓湖墅八景，全是乡野景象。到了傍晚，武林门一关，想进城都不可能。现在，拱宸桥东成了拱墅区政府所在地，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在高楼的包围与挤压下，乡村且战且退，很快将不复存在，那么，再造出一些有乡村味道的景观来当作旅游点，就能满足人们怀旧的需要吗？

历史一去不复返。不要说几千年前的历史、几百年前的历史，就是几十年前的历史，也很难追寻了。我时常想起自己住在拱宸桥边的时候，两房一厅，那个厅只有七平方米，兼作饭厅和工作室，居然还有余地放冰箱与碗柜。而我在那个写字台上用电脑敲出来的文章，无疑比今天好，至少笔下有更多的雍容之气和古风。

精神生活质量与拥有物质多少往往并不是一回事。

才过了十年，人们的生存状态就这样变换了。如果重回过去，肯定会有憋屈的感觉，至于现在算不算更幸福呢？

还没搬家时，有一次作家鲍尔吉·原野来杭州看我，回沈阳后写了如下文字：“去赵健雄所在的拱宸桥，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有一段路与一条河并行。河水白浊肮脏，一副疲惫之相。机动船往来运送水泥预制板什么的。总之这条河不起眼、不清澈、不壮阔、不风景。晚上在赵府谈天，夜已静了，窗外有低缓的汽笛声传来，我向赵氏打听这条河的名字。他呷了一口野菊花茶，平淡地说：运河呀。运河！这就是运河？我才知‘京杭大运河’中的‘杭’字的道理，又想起隋炀帝等等。自己不仅昧于地理，还在心中唐突了运河。我第一次见到运河，应该整衽正冠，肃然起来才好。”

今天运河正在申遗，逐年整修，不再是原野看见的模样，拱宸桥边更建成一座运河博物馆，气势恢弘，相关历史资料收罗齐全，叫人无法漠视，但几百年的那种味道所剩不多了。

(记于2006年)



来风 大运河

DA YUN HE
LAI FENG

北京大运河主题邮局正式开业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三个分院相继揭牌
专家献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大型舞剧《遇见大运河》在巴拿马上演
黄浦江畔开启“一条大河”的盛宴
“千年韵·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落幕
杭州推出“大运河智能机器人”
大运河作纽带 济宁杭州共商合作事宜
京杭大运河纯电动运输船合作协议在常州签署
“中国大运河与老字号”高峰论坛在南京举办
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成立
大运河文化带地方戏晋京展演惠山专场在京举办



北京大运河主题邮局正式开业



10月18日，北京邮政大运河主题邮局正式对外营业，同时，让全体邮递员成为大运河主题邮局代言人，不断传承大运河文化，充分体现北京邮政的社会责任担当。

大运河主题邮局位于朝阳区双井邮政支局，毗邻京杭大运河通惠河庆丰闸。它的成立是北京邮政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举措，为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带丰富内涵，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搭建深度交融的桥梁，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庆祝大运河主题邮局的成立，专门设计了“大运河主题邮局成立纪念封”和“纪念明信片”，并刻制了大运河主题邮局日戳，供广大邮迷收藏。长期致力于

从事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报道的《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硕士生导师齐欣，受聘出任大运河主题邮局名誉局长，并高兴地从北京市邮政分公司范小荣副总经理手中接过了聘书，并佩戴上了“文化邮递员”的徽章。

朝阳区邮政分公司袁喜局长在致辞中表示，通过大运河主题邮局的成立，千年大运河文化与百年邮政文化必将携起同行，共同搭建起大运河文化与邮政文化交流融合的平台，讲好邮政故事，讲好运河故事，担起大运河文化发展繁荣的“龙头”之责。

(来源：搜狐网)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三个分院相继揭牌



11月9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暨苏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成立大会在苏州举行。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将苏州分院设立在苏州大学，是对苏大的信任和肯定，也是苏大应尽的社会责任。苏州分院的设立不仅能够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发展，更有望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贡献苏州智慧。



11月23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淮安分院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在淮安举行。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淮安分院院长、淮阴师范学院校长焦富民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此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淮安分院设立在淮阴师范学院，是对淮师的信任和肯定。淮安分院将依托省市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为我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贡献淮安智慧。



11月28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扬州分院成立仪式暨主题报告会在扬州举行。在当日会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院长夏锦文表示，希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扬州分院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加强遗产保护，突出地方特色，传承运河文化，讲好运河故事，用好运河资源，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和发展，为扬州这座运河历史文化名城的全面复兴，提供坚实有力的智力支撑。

(来源：中国运河网)

专家献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国际设计工作坊11月16日在苏州开营，近30位全球顶尖规划设计专家会集苏州，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探索路径、打造样本。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梅耀林透露，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首批规划22个核心展示园、25条集中展示带和148个特色展示点，囊括9种类型。本次工作坊以“遗产保护、功能活化与空间品质提升”为主题，邀请近30名国际、国内规划设计专家组成专家组

协同工作，对国家文化公园的设计理念、建设策略、管理方式以及实施过程中如何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进行有针对性和参考价值的规划设计与学术研究。

工作坊的总体设计范围北至苏州山塘街，南至盘门，长约3.1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国际设计工作坊除了为期一周的规划设计工作外，还设置开营仪式、主题沙龙、闭营仪式等若干环节。

(来源：中国江苏网)

大型舞剧《遇见大运河》在巴拿马上演

中国杭州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大型舞剧《遇见大运河》11月18日晚在巴拿马城阿多马尔会展中心演出，受到现场4000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该剧总导演崔巍在演出开幕致辞时说，《遇见大运河》运用现代艺术表现形式讲述京杭大运河的故事。该剧迄今已在全球巡演150场，受到广泛欢迎。该剧以两条主线将京杭大运河的故事铺陈开来：一条以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河为脉络，展示运河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兴衰枯荣；另一条主线则以男女主角的相知、相爱、相离来表现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魏强说，文化交流对中巴两国关系发展意义重大，此次《遇见大运河》演出给巴拿马观众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

(来源：新华社)

黄浦江畔开启“一条大河”的盛宴

“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博览会运河文化论坛”精彩亮相!

11月29日下午,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和安徽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新华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和无锡运河之光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承办的“运河文化”主题论坛,作为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专题论坛之一在上海举行。

常务副部长龚心瀚,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出席论坛。江苏省13个设区市党委宣传部领导,省属重点文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社科院专家,江苏驻沪企业高管和大学生代表共同参会,一场关于大运河与长三角的思想激荡回响在黄浦江畔。

活动现场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中宣部原

(来源:解放日报)



“千年韵·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落幕

11月30日,“千年韵·万象河”大运河文化之旅主题活动总结交流会暨闭幕式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浙江、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运河沿线八省市网信办代

表,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级新闻网站,八省市主要网络媒体以及新浪微博、腾讯大浙等商业网站代表一百余人参加了闭幕式。

(来源:凤凰网)

杭州推出“大运河智能机器人”

12月2日,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正式推出为大运河量身定制的“杭州大运河智能机器人”。

杭州市运河综保中心主任胡红文介绍道,“大运河的机器人以丰富的多媒体渠道拓展运河文化的展示,以优异的人机交互性能增强市民游客的体验,以新颖的服务方式加快运河知识的传播,实现‘人工智能+公众服务’的全新志愿服务模式,针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宣传,今后我们仍将不断地摸索创新。”(来源:浙江在线)



大运河作纽带 济宁杭州共商合作事宜

12月3日,济宁市人民政府在杭州举办“2018济宁(杭州)乡村振兴产业项目暨田园综合体推介会”,浙江农发集团、阿里巴巴集团、韩国sk集团等100余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齐聚推介会,共商合作事宜。这将拓宽济宁与杭州及周边地区产业对接渠道,引导济宁农业产业向着现代农业、田园居住、休闲旅游等方面发展。

济宁与杭州同是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像一条纽带把济宁与杭州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济宁具有便捷的交通条件、富集的人力资源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农业发展基础扎实、农业品牌特色鲜明、自然风光独具异彩。本次推介会精选了鱼台县稻米产业、微山县渔湖产业、邹城石墙田园综合体项目、泗水圣水峪田园综合体项目等涵盖农林牧渔农机五大优势产业在内的27个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及田园综合体项目。会上展示了济宁市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阐述了未来济宁市农业发展愿景,立体展现了“济宁农业”的新面貌。项目洽谈对接会上,许多企业表示将到济宁考察、投资兴业,实现互惠共赢。

(来源:大众网)



京杭大运河纯电动运输船合作协议在常州签署

12月4日下午，京杭大运河首条千吨级纯电动运输船舶示范项目在常州签署合作协议。副市长李林出席签约仪式。

该项目采取三方合作形式，分别由中天钢铁集团出资建设船体，上海瑞华集团提供纯电动运输船舶动力技术和电池租赁，国网常州供电公司投资和建设充电设施，三方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来源：常州日报）



“中国大运河与老字号”高峰论坛在南京举办

12月7日，第二届中国（江苏）老字号博览会暨“中国大运河与中华老字号”高峰论坛在南京盛大启幕！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广东、云南省等近20个省市的老字号企业齐聚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展会和论坛以“中国大运河与中华老字号”为主题，共展出来自全国的300多家老字号企业超过5000种产品，展现中华老字号

和地方老字号的悠久文化与风采，共话老字号发展与未来。

当天，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周常青为博览会作了开幕致辞。“中国大运河与中华老字号”高峰论坛在开幕式后正式开始。众运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们思想碰撞，共同探讨中国大运河与“老字号”的渊源发展。

主旨发言后，众企业家代表围绕“老字号企业的创新发展”的话题开展了座谈交流。恒顺集团总经理聂旭东、稻香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广军、中新文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东升、京东商城消费品事业部副总经理谢永致共同参与了高峰对话，就本次论坛主题进行讨论，为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创新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来源：中国运河网）



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成立

12月11日，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大运河（浙江段）沿线区域（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嘉兴）27家美术馆（含名人馆、纪念馆）参加会议。

会议通过了《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章程》《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组织机构》，选举产生第一届组织机构成员，并通过《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发展规划（2019-2023）》。浙江美术馆主持工作副馆长应金飞当选为执行理事长，浙江美术馆党总支书记、副馆长杜群担任秘书长。浙江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宁波美术馆、湖州市美术馆、嘉兴美术馆、杭州师范大学现代美术馆、杭州国画院美术馆等7家美术馆担任理事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刁玉泉与新当选的理事单位成员为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共同按动启动球。

大运河（浙江段）美术馆联盟的成立，对于整合大运河（浙江段）沿线区域美术馆业界优质资源、汇聚美术事业发展合力、提升美展业态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更好地服务和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浙江新闻）

大运河文化带地方戏晋京展演惠山专场在京举办

12月15日下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文旅产业委员会、中国京剧院派艺术研究会、中共北京市委东城区宣传部、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与华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北京天街集团、无锡市惠山区文体局承办的《“流淌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地方戏晋京展演暨城市推介年度活动》——无锡惠山区专场在北京东苑戏楼隆重举行。

此次“吴风锡韵”无锡惠山区专场活动现

场精彩纷呈，惠山区组织了锡剧艺术传承中心现代锡剧《好人俞亦斌》、惠山泥人、剪纸、年糕、紫砂陶、太湖翠竹茶叶等12项非遗来京，为首都观众呈现了一场活色生香的非遗文化盛宴，犹如冬日京城里的一股江南春风。来自首都各界及英国、白俄罗斯、埃及、马其顿、韩国、墨西哥、尼泊尔、肯尼亚等国家的外交使节共200余人观看锡剧演出及参与非遗文化体验。

（来源：人民网）